



著者序言

除非是喪心病狂的日本人，誰都知道東三省是中國的土地，他的整個的主權，完全是屬於中國的。中國是世界上的獨立的國家，獨立國是不可以任人侵佔的；但是蠻不講理的日本，竟於九月十八那天，用兵力佔據了中國的東三省的瀋陽吉林及其他的重要地方，屠殺我國的同胞，擄囚我國的官吏，掠奪我國的財貨，奸淫我國的婦女，簡直的說吧，是把我東三省的土，人民，財產，當作日本人的特別大菜，而日本人就彷彿是吃大菜裏的刀叉罷了！

可憐的中國政府，在事變沒有發生的時候，不能事先防備，在兩三天內失去了幾千里的江山。在事變既發生之後，又不能毅然決然，遣派重兵，收了妻子，兒女，過着神祕國際聯盟，請列強主持公道，請國聯叫日本把已佔的地方歸還，交際花，大概相與的人太多了，在民也不致用武力來佔領中國了！日本因知道世界上斃了。兒子就是常自迷；平日喜吃愛喝，

著者序言

魚肉中國，可會被國聯開了幾次會議，就會把已佔

因此，著者認為世界的公理早已消滅了，中國要

一致武裝起來，來同日本決一死戰，或許中國的失地可以
世界的強國。

但是醉生夢死的中國人，一向不關國事的中國人！在這國難臨時的時期，知道國亡則家破，而願意為國犧牲的固不乏人，但是沈迷於花天酒地，不知末日之到來的，亦不知幾千百萬！因此，著者用一枝秃筆，寫成了這一部小說，用來自勵兼勵同胞！

同胞啊！親愛的同胞！你們如果看見我這部東西時，千萬別當作山歌聲兒書看，要知道著者的文筆雖是很拙劣的，但我在字裏行間，不知包含了多少血淚啊！

民國二十年十月八日趙吟秋脫稿後誌

存亡與血淚

趙吟秋著

常自迷是上海南國大學的學生。因為他面貌生得俊俏，南國大學裏的學生就公送他一個「迷小姐」的徵號。他是遼寧省人，家住在瀋陽城裏，在省府的西邊一座很華麗的洋房，就是他家的住宅。他的父親常直之，本是袁世凱的書僮，在袁世凱做總統的時候，因袁世凱的提拔，曾做過一年多的知縣，手裏很掙了一些銀子。自袁世凱稱帝失敗之後，他知道後壁已倒，就勒馬懸崖，把縣署裏的庫銀，一古腦兒包裹了，帶了幾房姨太太，逃到瀋陽城裏。起初的時候，怕官府追緝，就隱姓埋名了半年多；後來見官府方面，並未追究他捲款潛逃的事，膽子慢慢地大了起來，就在省府西邊造了一座西式的房子，帶了妻子兒女，過着寓公的生涯。他有一個女兒，一個兒子，女兒叫常美玉，是華北的一朵交際花，大概相與的人太多了，在民國八年的春初，被情人在三貝子花園旁邊，用手帕勒斃了。兒子就是常自迷；平日喜吃愛喝，

講穿好嫖。自從十六歲後，就一天到晚在瀋陽城裏穿來穿去，找着稍有姿首的姐兒，鬥看玩笑。常直之看不過了，就把他送到中學校裏。無奈他生性就好這門，一到下課之後，他又到馬路上找姐兒去了。常自迷一方面以爲自己生得漂亮，一方面仗着父親家有多錢，就在瀋陽城裏大嫖大逛起來。所以小家碧玉，青年閨秀，被自迷引誘而失節的不計其數。在最初的時

候，常直之對於自迷還管束管束的，後來見自迷稟性難移，也就懶得約束了。誰知自迷慾壑難填，見北方的婦女沒有南方的秀麗，就一心要到南方來賞鑑賞鑑南朝的金粉。恰好那個時候，他在中學裏畢業了，就向父親請求，要到上海來進大學。常直之雖然心不甚愿意，但只有這一個兒子，又不忍絕對的拒絕。況且自迷搆的是求學的幌子，名正言順。因此在民國十九年夏末，就給自迷到上海來了。自迷到了上海，就打聽那一個學校爛污，就進那一個學校。後來打聽到南國大學是男女同學的，課程又淺近，規矩又疎忽，是絕對主張學生放任的。學生要聽講的，教室裏原放着現成的桌椅；學生不聽講的，校門外原備着送人的汽車。並且

在那邊畢業出來，至少是一個學士，甚至還有送碩士文憑的。自迷見有這樣的一個學校，心中着實的歡喜，到上海的第三天，就住到學校裏去了。

自迷到了南國大學裏，起初的幾個星期，每天還上着一兩小時課，到了後來，教室裏就難有他的影子了。他常同幾個性情浪漫的女生廝混在一起，不是在校園裏的草地上說着笑話，就是在會客室裏談論戀愛。如果在學校裏逛得厭了，就叫一輛汽車，到各遊戲場上去。有時玩得時間遲了，就開了一個房間，男女混雜的雜住在外邊。自迷是揮金如土的，所以一班女同學都願意來同他週旋，來騙取他的金錢。無論那一個女學生，不同他要好便罷，如同他要好了多少總要敲他幾文的。不是叫他買衣料，就是叫他買首飾；不是叫他買帽子，就是叫他買鞋襪。有幾個性情狡滑的女生，見自迷同他在要好，就用出種種方法來做弄自迷。記得有一個女生叫任可夫的，面貌雖是平常，但苗條的身裁，風騷的舉止，着實令人可愛。她認識了自迷之後，就竭力的迷惑自迷，而一星期內，至少總要叫自迷陪她出外逛三次。每次叫

自迷出去，她一定穿着很時髦的衣裳；可是一件，但她的衣服雖時髦，可是對於帽子或鞋襪，一定穿的十分破壞的。自迷每見她穿着得不倫不類的。一定要向她問道：

『密司任，你的衣服到怪漂亮的，怎的戴這樣一頂帽子？穿這樣一副鞋襪？』

她見自迷這樣問她，她知道自迷已着了她的道兒了。一定很嬌憨的說道：

『誰不曉得要好看呢，但沒有錢買沒有法子啊！』

自迷每見她這樣說時，只道她真的沒有錢買，就很慷慨的說道：

『你底事不早說呢？這樣罷，我們就出去買去。』

到了鞋帽店裏的，她就老實不客氣的揀頂好而又頂貴的拿，由自迷來替她會鈔。她不同自迷出去便罷，如果出去，她身上總有一件不稱的物件，要自迷替她買的。如果自迷要邀她出去，她一定要裝腔作勢的推託。自迷見他這樣情形，一定要向她問道：

『怎麼？你同我不對了？』

她一定把頭搖搖，自迷又道：

『那末你爲什麼不肯同我出去呢？』

她一定懶洋洋的說道：

『沒有衣服。』

自迷見說是沒有衣服，就向她說道：

『你要什麼衣服，我陪你去買去。』

她還要激自迷一句道：

『不要開頑笑！你身上可有錢啊？』

自迷見姊問身上可有錢，不是把鈔票給她看了，就要把存摺給他看了，然後她才同自迷出校。到了衣服店裏，她一定依照自己心愛的衣服穿着起來；至於這衣服要值多少錢，她是從來不管的。自迷因爲要博她的歡心，就一五一十的數着鈔票，從不會有一次把眉頭縐過。任

可夫常常用這種手段來欺詐自迷，自迷是不曉得的。自迷的用錢既如此的手廠，自然只感覺金錢不夠，就常常的去信向父親要，直之因為只有一個兒子，況且家裏的造孽錢又多，就有求必應的源源寄來。所以自迷在南國讀書半年，總要用到二三千銀子。自迷有時也知道自已用得實在化費，不好意思直接向父親要款，他就住醫院裏一住，訴稱有病，叫醫生開一張病重的方子，連信寄到父親那邊去。常直之見兒子有病了，就一千八百的匯錢過來。但是自迷還不夠用，就常常的私下寄信給母親，叫母親瞞了父親，匯錢過來。

自迷天生是浪子的性格，無論如何去不了喜新厭舊的劣性的。他在南國大學雖然有許多嬌美的女同學陪伴了他，但日子久了，不得不生起厭來。在歐風侵染的上海，跳舞已應運而生，而所謂跳舞明星，就為一般浪子所欽慕。從前人以逛長三么二為鬧氣的。這時却是軋跳舞明星為最出風頭了。自迷既脫不了浪子的性情，當然也要隨潮流而改變，往昔甘心是拜倒於女學生的石榴裙下的，這時却不得不為舞星作馬牛了。

在北四川路虬江路的轉角，有一座銀星舞場，是日本浪人所開設的。乃自迷唯一的遊所。那舞場裏面，有一個舞女叫柔雲的，本是在長三堂子裏當大姐的，她因為面貌還清秀，體態還苗條，知道做着大姐，是一輩子難得出頭的，見上海剛新着舞場，她就將大姐的職務辭去了，走到跳舞學校裏學習跳舞。三個月後，柔雲已在跳舞學校裏畢業了，就被聘為銀星舞場的舞女。說也奇怪，柔雲在做大姐的時候，可說是沒人知道的；但一做了舞女，頓時就名望高了起來，並被選為跳舞明星了！

自迷認識了柔雲以後，直接是到講堂裏聽講了，一到下午，就同柔雲坐了一輛汽車，在馬路上兜來兜去。柔雲要看戲了，他就陪着去看戲；柔雲肚子餓了，他就陪着去吃西菜；柔雲想做衣裳了，他就替她去買衣料，凡柔雲需要什麼，他總鑽山打洞的製辦，來博柔雲的歡心。那一天十月三十，自迷同柔雲第一次見面。自迷出了學校，就雇了一輛汽車，到一品香去吃晚飯。汽車剛到一品香門口，自迷還沒有下車，見迎面來了一輛粉紅色的汽車，也到一

品香門口停下。自迷偷視紅粉汽車上面，見車裏坐個十八九歲的女郎，面目清秀，皮膚細潔，身上披了一件棗紅色的斗蓬，正在從汽車上走下。自迷見了，就飛往汽車上下來，緊跟在那女郎的背後。那女郎走進一品香的大門，假裝在旅客牌上看了一下，就把臉向外一向，正同自迷打了一個照面。自迷見那女郎體態苗條，風姿嬌媚，不覺看的呆了。那女郎見自迷出神的樣子，就把嘴一噙又溜了自迷一眼，向樓上的食廳走去。自迷見女郎上樓，就追踵而上。到了食堂裏面，見女郎把身上的斗蓬脫下，交給茶房，就在一間桌子上坐下，縱目四顧，似乎是沒有知道自迷跟她上來的樣子。自迷見那女郎把斗蓬脫去了，露出一身跳舞的衣裳，白嫩的肌膚，在舞衣裏映出，越發使自迷魂飛魄散了。那女郎這時也目不轉珠的向自迷注視了一下，忽然站起身來，向自迷行着禮道：

『先生尊姓？我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的，一時却記不起來了。』

自迷見那女郎忽然同自己說話，就歡喜得如奉到聖旨一樣，立時手足無措起來，就嘻嘻了

臉，平心靜氣的答道：

「女士！恕我唐突，我也似乎在那裏見過你的，也一時想不起了。我叫常自迷。」
那女郎又道：

「跳舞場上你大概常去的麼？我叫柔雲，我就在銀星跳舞場裏。」

自迷見說是舞女，益發恭維得不了。就笑着說道：

「我真的瞎眼，原來就是鼎鼎大名的柔雲女士，我還不認識，倘使不是女士謙和來同我招呼，我不要失之交臂麼？」

柔雲見自迷講完了，就送一支香烟給自迷，並且親自用打火機給自迷打上了火，向自迷說道：

「常先生沒有別客麼？如果沒有，請坐過來吧！」

這正是自迷求之不得的事，嘴裏雖然謙恭着道：

『那怎麼可以呢，我還是另外坐吧？』

但身體已在柔雲所坐的桌上坐下了。西崽來了，柔雲便把菜單放在自迷前面，請自迷點菜。

自迷自己點了五道，又問柔雲道：

『你喜歡吃什麼？我來替你寫。』

柔雲把頭一扭，想了一下，便道：

『加厘雞片；牛牌；麻雀兒……』

講到這裏，忽然停住不講了，便向自迷道：

『你再給我點兩道吧！』

自迷就遵命替柔雲點了兩道。又問柔雲道：

『可要吃酒？』

柔雲道：

『叫他帶兩杯香檳好麼』

自迷道：

『我喜歡喝白蘭地的；叫他帶一杯香檳，一杯白蘭地。』

柔雲便叫西崽說道：

『帶一杯香檳，一杯白蘭地。』

沒有一刻工夫，酒菜來了，自迷同柔雲就帶講帶吃起來。柔雲問自迷道：

『你吃過了菜可有什麼事情？』

自迷道：

『事情是沒有；你問我幹什麼？』

柔雲道：

『我預備請你到跳舞場去。』

自迷笑道：

『你想我可會去麼？』

歇了一回，兩人已吃完了。自迷見柔雲兩頰桃紅，彷彿在強烈的日光之下撐着紅色遮陽的女郎的面色，十分嬌艷可愛。倘使不是西崽侍奉在旁邊，自迷定會借着酒醉的因頭，緊緊的抱住了柔雲，深深地接起吻來。西崽把菜賬開來了，柔雲正待開着手提的荷包，拿銀會鈔，自迷已拿了一張十元的鈔票交到西崽的手裏，並且問道：

『可夠呢？』

西崽連忙答道：

『多了，還多兩塊錢。』

自迷說道：

『別找了，一齊賞給你吧！』

西崽見自迷說了，道謝了一聲，連忙替柔雲披起斗篷，柔雲見自迷舉止大方，第一日見面就擾了人家的酒菜，就向自迷說道：

「你真客氣，人家要會鈔，你就搶着給了。」

自迷道：

「虧你說得出口的，十塊八塊錢算什麼？就是一天用一萬八千也是常事啊！」

兩人帶說帶走，已走下樓來，到了門口，自迷問柔雲道：

「車子又叫來的麼？已幾個鐘頭了？」

柔雲先把頭點了一下，隨後看了一回手錶道：

「恰恰兩個鐘頭。」

自迷道：

「你趁我的車子到舞場去吧，你的車子可打發他回去。」

柔雲道：

『很好！』

自迷就給了拾塊錢給柔雲的車夫。車夫謝了一聲，開着車子去了。自迷牽了柔雲，走響汽車，向車夫說道：

『北四川路虬江路口銀星跳舞場。』

車夫答應了一聲，就扭開了電池，汽車軋軋的響起來了。直往目的地駛去。汽車到了舞場門口，軋的一聲，停下來了。柔雲就領了自迷，直上舞廳；給自迷找了一個清潔的座位坐下；自己才坐到舞女的一起。

舞場上光明的電燈忽然都捏熄了，換上綠色的電燈，舞廳裏頓時又換了一種氣象。音樂悠揚的奏起來了，歡喜跳舞的舞客，一個個從座位上站起來，走到舞女的前面，找着相識的或中意的舞女，在音樂聲中，舞了起來。自迷只認職柔雲，當然同柔雲跳舞。兩人相對的立

着自迷的手擱在柔雲的肩上，柔雲的手擱在自迷的肩上。自迷偷看着柔雲的面龐，柔雲仰視着自迷的臉上。自迷見柔雲雲鬢蓬鬆，目如秋水，不覺情不自禁起來，就在柔雲的臉上深深地一吻。柔雲因自迷青春年少，不長不矮的身裁，不男不女的面貌，心上也似乎動了起來，就把自己的身體同乳房，緊緊的貼到自迷的身上。這時自迷彷彿已被電磨過了，舞時的脚步有些東歪西倒起來。忽然電燈亮了，音樂停了，柔雲就撇了自迷，走向原位。自迷好像在疑惑做夢似的，四面望了一下，才懶洋洋的走到自己的坐位上，沒精打采的渴着牛乳咖啡茶。音樂又響起來了，自迷才如夢初醒，霍的立了起來，走到柔雲的前面，偕着柔雲跳舞。

大約半夜後的三點鐘了，舞場上的遊客漸漸的起身回家。柔雲一心要籠絡自迷，就不等舞場上打烊，拿了斗篷，叫了自迷就走。出了舞場大門，到了汽車旁邊，車夫正睡在車上打盹，被自迷叫了幾聲，方才醒了，就一邊開着車門，讓自迷同柔雲上車，一邊問自迷道：

『少爺到那裏？』

自迷還沒有開口，柔雲已答道：

『虹口大旅社。』

這一聲剛剛講完，車夫已把車開走了。自迷坐在車上，忽見柔雲說了個「虹口旅社」。心中說不出的歡喜，就輕輕拍着柔雲的肩道：

『柔雲姊！你怎麼如此的聰明的。』

柔雲也不答話，嫣然一笑。汽車停下了，柔雲同自迷就走下車來，自迷向車夫道：

『你回去吧，車錢一齊算！』

車夫答應一聲，開車走了。柔雲領了自迷，走進虹口旅社，茶房已迎着笑道：

『今天怎麼回來這般早的？』

柔雲也笑着答道：

『今天有客。房間門開麼？』

茶房答道

『開的。』

柔雲帶了自迷，走到樓上包定的房裏。

自此而後，自迷就無日不混在柔雲那邊了。柔雲見自迷完全是少不更事的浪子排場，就無時無刻不敲自迷的竹槓。自迷因為迷戀柔雲，不但不覺得柔雲在捉弄他。反覺柔雲是真愛他，所以柔雲有所要求，他就是赴湯蹈火，也要辦到了，以博柔雲的歡心。

這一天下午，自迷又到柔雲那邊去了，剛踏進柔雲的房裏，見柔雲淚眼婆娑的躺在沙發上面，見自迷來了，也不招呼，只是不言不語。自迷見此情形，料想柔雲一定有重大的事，走近沙發的旁邊，也找了一張沙發坐下了，輕輕的向柔雲問道：

『今天爲什麼事，竟這樣的傷心？』

柔雲見自迷問她，只是流着眼淚，並不答話。自迷就繼續問道：

『你可能把你的心事告訴一二給我聽聽？免得我看了你難過？』

柔雲仍是不答。自迷見此情形，疑惑柔雲向自己發脾氣，大約是自己有什麼事，得罪她了，所以地這樣，自迷就又問柔雲道：

『你只是一聲不響做什麼？我有得罪你的事情，固然要你特別的原諒；但你也告訴
我，給我以後好改。』

柔雲聽到這裏，就把頭搖了兩下，輕輕的說道：

『我難過的是我的心事啊！與你有什麼關係？你別誤會，你並沒有得罪過我！』

自迷道：

『既然不關我的事，就該告訴我聽聽！』

柔雲忽然長嘆一聲，隔了好久，才談談的說道：

『告訴你有什麼用處呢？』

自迷說道：

『你也太看人不起；安知我不能給你幫忙？』

柔雲道：

『不是這般說！幫忙，我知你是會幫忙的；但事情太大了，恐怕你能力夠不到。』

自迷見柔雲說了，就用手在胸膛上拍了一下，不服氣的說道：

『你且告訴我聽聽我姓常的，不是半吊子，就是赴湯蹈火，也得給你辦到。』

柔雲見自迷這樣說了，就回答道：

『你一定要叫我告訴你，也未嘗不可。』

講到這裏，又停了一回，在身上掏出手帕，把眼淚揩了，向自迷說道：

『我可說就只有這件心事，如果這件心事解決了，我可算個完全自由的人了。即如你
很愛我，我心上也愛你；但我却不能終身的愛你，因為就是這件心事沒有去除！如果這

事你能替我解決了，我的身體就可以自由了，俗語說的好，舞女生涯原是夢，這碗飯我也不愿吃了，那時，如若你看我得起的，我愿終身的侍奉着你，來報答你的大恩。」

自迷見柔雲說到這裏，只道柔雲已有心嫁他了，心底裏說不出的感激，向柔雲說道：

「我也曉得你是真實愛我的，這話可以不必說他，現在所要叫你說的，是請你快些告訴我，你的心事是什麼？給我來好替你設法。」

柔雲知道自迷已進了圈套了，就假偏了她一件心事，向自迷說道：

「自迷，你是很愛我的；但我的身世，你並沒有知道。講起來委實傷心！不瞞你說，我並不是沒有名望人家的女兒啊！我本姓袁，我家是袁崇煥的後代。我的父親袁家先，前清也是讀書人，八股廢了而後，就改做生意了。我家本來是很有錢的。到我父親手裏，也還有四萬銀子財產。我父親是販珠寶的，那一次到南洋去，買到了一批有名的珍珠，那些珠子都是很名貴的，所以我父親十分歡喜。那天晚上，他一人在旅館裏面，一邊飲酒。一邊

就把珠子拿出看了又看，誰知財帛動人，珠子給一個大盜看見了，但我父親却沒有知覺。第二天早晨，我父親就走旅館裏動身了，那知那大盜就緊緊的追在我父親的後邊。後來走到一森林裏邊，我父親正豫備休息一回，然後再走，誰知那大盜就下手了。但我父親，也曾學過武藝的，見那盜要搶他的珠寶，就拼命的反抗。但我父親的武藝終敵不過大盜，被大盜在腿上刺了幾刀，就倒在林裏了。我父親那時，已疼得不省人事，身上所有的珠寶，完全被大盜搶去。後來幸虧一個華僑走旁邊經過，見我父親受傷，就問明了始末，帶到他家裏，延醫治了一回痕口，給了我父親的川資送回祖國來了。」

自迷聽到這裏，不覺捏了一把冷汗，合十的說道：

「阿彌陀佛！總算沒有給大盜弄死！」

柔雲又繼續的說道：

「我父親到了家裏，說明遇盜生還的事，無論親戚同朋友，總給我父親道賀，說我父親

臨大難而不死，將來還有步走走呢。」

自迷岔道：

『可不是麼？一人臨大難而不死，將來一定要升發的。』

柔雲見說，就嘆了一口氣道：

『你千萬別這樣說罷！說了我心碎了！』

自迷詫異的問道：

『怎麼呢？』

『怎麼？我父親到家未滿兩天，就大病臨頭了！渾身如火燒樣熱，日夜的嚔語，大概是遇盜的時候，魂已嚇掉了！我母親見此情形，就手忙腳亂，延醫服藥；但醫藥已失了效用，我父親的病，未到六天，已同我們長辭了！』

柔雲講到這裏，用手帕在眼上一擦，眼角上就流出瑩瑩的淚來，自迷見了，只道柔雲是真的，

就安慰着道

『別傷心吧！總算已過的事情了！後來這樣呢？』

柔雲道：

『後來我母親因父親去世，哀傷過度，不久也生起病來。那時我只有六歲，見母親病在牀上，我就日夕的死守着。一天晚上，母親忽然把我的手握住了，只是流淚。我那時雖不曉得講安慰母親的話，但見母親流淚，也就哭了。我母親見我哭泣，似乎是不忍我做兒女的傷心，向我說道：『雲兒，你別哭，媽快要好了。我只道是真的，就拿了玩具在牀邊上玩。那知我玩一回望母親時，我母親已咽氣了！』

柔雲講到這裏，就假惺惺的失聲的哭了起來。自迷說道：

『可憐，可憐！六歲就沒有父母了！』

就用手帕替柔雲拭着眼淚。隔了一會，柔雲又繼續的說道：

『我父母死後，我就由堂房中的伯伯所撫養。我父母死後，曾剩有二萬多的財產，也一古惱兒給伯伯管理了。』

講到這裏，就在沙發上拍了一下，做着切齒的罵道：

『可恨的伯伯！狠心狗肺的伯伯！』

自迷見此情形，不覺嚇了一跳，連忙的問道：

「伯伯怎樣？」

柔雲說道：

『伯伯帶到我十五歲那年，忽然起黑心了！他曉得我長大了，二萬銀子的財產要收回的，就存心要害我了。那一天記得是正月十五，他叫伯母替我穿了一身美麗的衣裳，說帶我看燈去。我只道是真的，很歡喜的跟他出來了。那知他並不帶我看燈，一脚帶到我上海，把我賣在長三裏了！』

自迷聽到這裏，也失聲的罵道：

『世界上竟有這種昧良喪心的伯伯！』

柔雲又道：

『他賣我一千塊錢，就偷偷的回去。了我在長三裏做了兩年生意，知道神女生涯，是最可恥的，所以就哄着本家，學習跳舞。如今我算是跳舞明星了，但身體還在人家支派之下，想起來那能不傷心呢？』

柔雲講到這裏，就裝着聲咽哽的神情。自迷便安慰道：

『不想你的過去，竟如此的可憐！莫說你要傷心，連我也要淚下了！』

柔雲又道：

『過去的且不說了，單就昨天的事來說，真要氣死呢？』

自迷問道：

『昨天怎麼樣？』

柔雲說道：

『我本家現住在法租界，此地是不常來的；他每月只到一二次，每逢號頭上過來拿錢。誰知昨天不是號頭，他也來了。我只道他有急用，來拿錢的，我想我身也橫直有錢，他要就給他幾個。那裏知道，他並不向我要錢。』

自迷道：

『不要錢，要什麼呢？』

柔雲道：

『講起來真是豈有此理。他說：「北京新來了一位客人，是很有錢的，他已把客人接在家裏了，叫我去陪睡。」他不是仍叫我做妓女麼？你想氣也不氣我？我那時恨極了，就同他吵了起來。他說：「你要不聽我指揮也可以，你要還我的身價銀子。」我就說道：「還身

價銀子就還身價銀子，你只要把賣身契拿來。他一氣就走了。我想我這事如不解決，也永遠無生路了！但要解決，又沒有銀子！並且做舞女也同做妓女差不多的，像我這無主的落花，將來不知要飄泊到什麼田地呢？」

講着就倒到自迷的懷裏起來了。自迷聽了她所說的歷史，又見她悲傷的樣子，只道完全是真的。又聽她的口氣，似乎有嫁給自己的口氣，就越發可憐而愛惜起來，就安慰柔雲道：

「你的心事，我已完全知道了，你千萬別悲傷，我無論如何總替你解，決可別把身體急壞了！」

柔雲見自迷這樣說了，就咽哽着說道：

「你倘使能真心的援救我，我死也不忘記你的。」

自迷道。

「別哭吧，我常自迷話既說出了，無論如何總要給你辦到的。外邊不早了，快些收拾收

拾吃晚飯去。」

柔雲見說，就站了起來，走到梳粧台前，掠了一回頭髮，又敷了一些脂粉，換了衣裳，很愉快的同自迷走出虹口旅社。那時自迷的汽車正停在門口。兩人上了車子，自迷向車夫說道：

『開到東亞酒樓。』

車夫把頭點了一下，開動引擎，直向大馬路駛去。晚飯吃過了，柔雲要自迷到跳舞場去。自迷就向柔雲說道：

『今晚我是不去了；因為我要替你籌錢去，我明天兩點鐘來。』

柔雲說道。

『這樣也好，我明天一準候你。可是……』

柔雲講到這裏，就停下不講了；自迷問題：

『可是什麼？』

柔雲道：

『可是一千塊錢是不夠的；至少也要一千五。』

自迷道：

『我知道，我也豫備一千五。』

說着，就別了柔雲，回校去了。

原來那時正是寒假之後，自迷的家裏正寄來三千塊錢，是豫備給自迷第二年繳膳宿費及書籍等費的。自迷回到校裏，拿了存摺，到銀行裏提一千八百塊銀的現款，三百塊錢留着自已零化，那一千五百塊錢是豫備交給柔雲。

第二天自迷吃過了中飯，梳洗了一回，換了一身漂亮的衣服，坐了汽車，逕到柔雲那裏。

那時柔雲正在洗臉，見自迷來了，就笑着說道：

『我知道你要來，所以我洗洗臉，豫備同你出去逛去。』

自迷道：

『你不疑惑我不來麼？』

柔雲笑道：

『我是知道你一定會來的，所以我昨天才同你講那話。老實說，你倘使是個說話不作數的滑頭，我也不同你要好了。』

見自迷說，就行了一個軍禮，笑着說道：

『承蒙你看得起我，我死也不忘記你的。』

時柔雲已把臉洗好，就拿了一支紙烟，擦火吸着了，敬到自迷的手裏。順手把自迷一拖，肩並肩的坐到沙發上面。自迷坐了下來，就連忙把鈔票在衣袋裏拿了出來，交給柔雲說道：

『你點一點，這裏是一千五百塊。』

柔雲接了，點也不點，就放到牀頭邊的小銀箱裏，一邊向自迷說道：

『你難道還點錯了麼？』

自迷笑道：

『銀錢不過手啊？』

柔雲說道：

『這銀子是你幫我忙的，並不是你還我的，就是你還我的，也不要點得。這點也不信任，還算得真朋友麼？』

於是自迷翹起了一隻大拇指頭，向柔雲笑道：

『講得漂亮！』

柔雲聽了，就把眼一睜，把嘴一掬道：

『漂亮麼？不吹牛皮！』

兩人大家笑了。又夾七夾八的說了一回，自迷向柔雲說道：

「你說逛去的呢，預備到那裏去？」

柔雲笑道：

「該死！我到忘記了！我想到天蟾舞台去。」

自迷說道：

「外邊已不早了，還是到大世界去吧！」

柔雲道：

「也好。大世界已好久不去了。」

說着，就站了起來，換上了一身淡綠色的衣裳，外邊披起黑色海虎絨的大衣。又用雪花膏把臉塗了，再輕輕的施上一層薄粉。向自迷說道：

「這套衣服好不好？」

自迷見柔雲白嫩的臉兒，襯上了一件黑色的大衣，越覺得斌媚動人，就笑着說道：

『好是好極了；不過要防備給人家搶去。』

柔雲見說，伸手向自迷臉上一指，笑着說道：

『打你的油嘴！』

說着，兩人手挽手的出了虹口旅社。那時自迷的汽車本停在旅社門口，但柔雲因為要出風頭，不願意坐，兩人就攜手同行。兩人隨談隨走着，不覺已走到惠羅公司門口，柔雲忽把足停住了，向自迷說道：

『自迷，我們到惠羅裏看看去可好？』

自迷見問，就回答道：

『好的。』

兩人就走到惠羅公司裏面。由下層到上層，由二層到三層，兩人漫無目的看看陳列的商品。沒有好久，已走到首飾部的前面，柔雲忽然恨恨的自語道：

「該死！出來連錢也沒有帶！」

自迷見說，連忙問道：

「你要買什麼東西？」

柔雲答道：

「我想買一隻夾金的手表；因家裏的一隻，時間已不準確了。」

自迷說道：

「你要買的就揀一只吧！錢我身邊有！」

柔雲見說，就不客氣的揀了一隻，向店友道：

「這錶賣多少錢？」

店夥答道：

「四十二元。」

自迷見說，把錢給了。二人出了惠羅公司，見路旁正停着兩輛野雞包車，來兜生意，兩人就坐上車子，直到大世界裏。

自迷同柔雲在大世界的下層各部看了一回，正預備上一層樓去，忽然迎面來了一位西裝少年，向自迷說道：

「密司特常，許久不見了，現在得意呀？」

講到這裏，又指着柔雲道：

「這位就是尊愛麼？」

自迷注意一望，見是多年的老友鍾國魂，就歡然握手，一邊又回答着道：

「不錯。正是我的愛人。她叫袁柔雲，她是銀星舞場的明星。」

鍾國魂見自迷說過了，就向柔雲道着欽仰道：

「原來就是柔雲女士，久仰久仰！我常聽見朋友說起，說女士是舞界的明星，我想前來

瞻仰瞻仰芙蓉，無奈總是沒有空間！今日不期而遇，又得悉女士是老友的至友，真使我中心快慰，莫可言宣！

柔雲見國魂稱贊自己，就謙遜道：

「承蒙獎借，愧不敢當！」

這時自迷就介紹道：

「這位是鍾國魂先生。是我的好友，他也是最喜歡跳舞的。」

柔雲見說，道了一番景慕，問國魂道：

「鍾先生是一個人來的麼？可有其他的朋友？」

國魂答道：

「還有一位女友；但這時還沒有來呢？」

自迷見說有女友，就連忙的問道：

『是密司王？還是密司陸？』

國魂見問。把頭搖了兩下，向自迷道：

『姓韓，叫韓之光，你是不認識的。』

自迷道：

『是女學生麼？』

國魂道：

『不是，是同袁女士一樣職業的。』

柔雲問道：

『她在那家跳舞場裏？』

國魂答道：

『在靜安寺路民族舞場裏。』

這時自迷不覺在國魂肩膀上一拍，笑着說道：

『到底是好朋友！同鄉，同學，而又同愛舞星，真不愧是同志啊！』

柔雲因立在走路口講話，不大雅觀。因向國魂說道：

『我們找一個地方坐了去談吧！站在此地路口上，是不大方便的。』

國魂答道：

『很好！很好！』

三個人就走到樓上的西餐室裏。坐下了之後，茶房就走來問道：

『吃什麼東西？』

自迷說道：

『吃晚飯還早呢，先送三杯牛乳咖啡茶來。』

茶房去了不久，就送了三杯牛乳咖啡茶來。三人一邊飲茶，一邊又談起話來。國魂說道。

『自迷，我已好久沒有看見你了，只道你回奉天去了，原來你還在上海！』

自迷答道：

『天天陪伴我這位寶貝還來不及呢。還有工夫回奉天麼？』

國魂笑道：

『你的福氣真好。弄到這樣美麗的一位美人，無怪要像劉備入贅東吳，樂不思蜀了。』

柔雲見國魂在打趣自己，就分辯着道：

『鍾先生，你真信自迷的話麼？他三天五天才到我那邊來一次，幾時整日的陪伴我耶？』

國魂笑道：

『袁女士你不要分辯麼？自迷自己已招供了。你還圖賴幹麼呢？況且劉備入贅東吳，只有劉備不好，孫夫人到是很知愛丈夫，愛國家的。』

說着，三人大家笑了。

三人在餐室裏坐談了一回，就把鈔會了，豫備到各處去遊玩，忽然韓之花找來了。國魂就介紹着道：

『這就是我的女友韓之花女士。』

自迷同柔雲說道：

『別介紹吧，不說我們也知道了。』

國魂又指着自迷同柔雲向之花說道：

『這位常自迷先生，是我的同學；這位袁柔雲女士，是自迷先生的愛人，是銀星跳舞場的明星。』

國魂介紹過了。自迷柔雲同之花就互道久慕起來。時國魂說道：

『我們到外邊逛一回去吧，回頭來吃飯。』

四人就從西餐室裏走了出來，漫無目的的，遊覽各部。國魂一邊行走，一邊問自迷道：

「你好久沒有回奉天了？」

自迷道：

「差不多已快壹年多了。」

國魂道：

「你父親來過信麼？家裏的情形怎麼樣？」

自迷道：

「我父親這月裏還來過信的，家裏很太平。」

國魂道：

「你不想家麼？」

自迷道：

「想家幹什麼？我此地有飯吃，有衣穿，又有錢用，想他幹什麼。」

說着，似乎很得意的。國魂說道：

「你福氣真好！好像我半工半讀的，樣樣總要依靠自己，同你比較起來，真是天上地下了。」

自迷見國魂稱贊自己，益發的得意。這時柔雲同之花也在談話。柔雲問之花道：

「韓女士府上是那省？」

之花見問，就笑着說道：

「你猜我是那一省？」

柔雲說道。

「省你的口音有些像河北的北平。」

之花把頭搖了兩搖，表示是猜錯的神氣，隨後說道。

『實不相瞞，我是高麗人。』

柔雲見之花說是高麗人，就露出驚異的樣子道。

『我到看不出；不想你中國話說得這樣的好。』

之花說道：

『高麗本來是中國的同種，天性當然是存在的，所以學起中國話來並不困難。』

柔雲又道：

『那末到中國幾時了？』

之花答道：

『不到兩年。』

柔雲道：

『聽說你們國裏被日本人壓迫得很，可是真的？』

之花見柔雲問她國裏的情形，不覺眼圈紅了起了，似乎感動了什麼傷心的事情，竟要哭了。歇了許久，才回答柔雲道：

『可不是麼？做亡國奴真正傷心！』

柔雲見了之花的神情，正要往下追問，忽然自迷說道：

『外邊不早了，我們去吃晚飯罷！』

於是柔雲就攜了之花，跟了自迷同國魂，走進西餐室裏。各人點了六道西菜吃了，茶房又送上可可茶來。四人一邊吃茶，一邊說話。柔雲道：

『晚飯吃過了，你們預備到那裏去？』

國魂道：

『沒有目的。』

之花講道：

『我想到跳舞場去。』

柔雲說道：

『我們今天不期而遇，是件不易的事，依我的意見，國魂也不要回去；之花呢，打個電話到跳舞場去請一晚假；我呢，今天也不去跳舞；各位一起到我那邊去逛逛，不知諸位可贊成我的主張？』

柔雲剛剛說完，自迷第一個贊成道：

『本席贊成。』

柔雲問國魂同之花道：

『你們二位怎麼說？』

國魂笑道：

『本席不反對。』

之花說道：

「既是柔雲姊的提議，又有自迷先生的贊成，更有我那無主張的國魂不反對，我也只有附議了。」

各人聽之花這樣說了，就大家笑了起來。於是自迷挽了國魂，柔雲携了之花，走出大世界來。時馬路上正停着一輛汽車，是未有雇主的，車夫見自迷等往大世界裏出來，就上來兜攬生意。自迷就問道：

「到虹口大旅社幾塊錢？」

車夫答道：

「我本是回頭的生意，你們連酒資給三塊錢吧！」

自迷道：

「你說得漂亮，我也不還價了。」

四人坐上了車子，車夫就掀動了馬達，直向虹口大旅社走去。車到旅社門口，輒的停了下來。自迷把車資給了，四人就走到旅社裏。之花同柔雲又各人打了一回請假的電話，然後柔雲領導了之花國魂及自迷，走到自己的房間裏。柔雲先招呼各人坐了，叫茶房打水泡茶，自迷同國魂在房間裏坐了一會，就走到沿馬路的洋台上，流覽馬路上的車輛同行，這邊柔雲同之花在房間裏對話，柔雲問之花道：

『你現在一人在上海麼？父母可在這裏？』

之花答道：

『我一人在上海；父母……』

之花講到這裏，聲音咽哽住了，眼淚簌簌的落了下來。柔雲見此情，不覺看的呆了，一時想不出話來安慰。只見之花嘆口氣道。

『你是問我的父母麼？！不瞞你說，倘使我父母還在，我也不會流落到上海來了！講起

來委實傷心！我的父母是給日本人殺了的啊！

柔雲見之花如此的說，驚訝着道：

『怎麼？你父母是給日本人殺了的麼？』

之花說道：

『怎麼不是？想起來，日本人真的殘暴！姊姊！你不曉得我父母的慘史麼？待我來詳細的告訴你。姊姊你愿聽麼？』

柔雲道：

『你講，我十分愿聽的；就是你不告訴我，我也要問你呢？』

之花見說，深深的嘆了口氣，含淚說道：

『我的父親叫韓遺民，在前清的時候，他在中國曾考到過一名舉人。中舉以後，回到韓國，也會在社會上做過一些事。無奈不久就亡國了。我家住在漢城城裏：我父親自亡國

之後，就不問外事了，整日住在家裏，看看書兒，寫寫字兒。有時在家厭倦了，就同母親帶我到城外的郊野去，看看鄉村的景色。我是父親四十歲時才生的，我又沒有兄弟姊妹，父母總十分的愛我。唉！不想我可愛的父母，竟爲我而慘死啊？

之花講到這裏，幾乎失聲哭了。幸虧柔雲岔着問道：

『怎的你父母是爲你而死的？』

之花就沒有哭得出來，繼續說道：

『這就是前年的事啊！姊姊：不瞞你說，我一向是很美麗的，在漢城城裏，也微微艷名。因此漢城裏的青年，向我父母求婚的，每天總有一起或兩起；但我的父母，因爲愛我，總沒

『有輕易的答應人家。』

柔雲聽到這裏就接口說道：

『那是當然的。父母歡喜女兒的，那肯輕易把女兒給人家呢？』

之花繼續的說道：

「那一天早晨，我父親還剛剛起來，忽然走來一個日本的下級軍官。他踏進我家的門檻，就向我父親說道：『我叫岡本，是陸軍少尉，今天來求婚的。』我父親雖然是個亡國的國民，但心懷故國。見了敵國的軍官，不但不稍阿諛，反而憤火中燒，見岡本求婚，就毅然

的說道：『我女兒是不嫁日本人的。』那岡本見我父親說了這句，便回答着道：『老頭兒，你別轉錯了念頭，你們的國也亡了，女兒還不嫁日本人麼？』我父親說道：『不亡國到還可以嫁，一亡國了，就絕對的不可嫁；因為殘暴的日本人是亡我祖國的。』那岡本聽到這裏，便冷笑了一聲，悄然去了。」

柔雲聽到這裏，不覺稱贊着道：

之花道：『尊大人真不愧是愛國之民！倘使他是中國人，怕見了岡本，早已把你送去了。』

「禍事就這樣臨頭了！那岡本回去之後，就用了一個毒計，到司令部裏一報告，說我父親是叛民，要謀推日本政府。於是司令部裏就派了二十名士兵，擁到我家，拖了我父親就走。那時我母親正在洗衣服，見日兵拖我父親，就把我父親拉住了，死不放手。那日兵恨極了，就連我母親也拖去了。」

柔雲聽到這裏，不覺週身顫動起來，就順口的說道：

「被日本兵拖去，一定要槍斃了？」

之花答道：

「槍斃麼？槍斃到好了！那日兵把我父親拖到司令部裏，就問我父親爲什麼要反對政府？我父親本來是黑天的冤枉，當然回答着道：『這是冤枉的事，我並無這些舉動。』那審問的軍官，也不由分說，就叫用刑。於是把我的父親同母親，倒掛起來，用煤油望鼻子裏灌。但是我父親並不畏懼，反而自得的說道：『與其生爲亡國奴，到不如死作愛國鬼。』」

那官見我的父母始終無供，憤怒已極，就猶笑着道：「沒有供也行，本來處亡國之民，是用不着供不供的。因此就把我父母身上滿澆煤油，點火燒死了。」

之花講到這裏，悲傷到極點了，咽哽的說道：

「當日兵來捉我父母的時候，我正在鄰居家玩耍，沒有被日兵捉出。那鄰居叫金澤之，是我父親的朋友，也是很愛國的；見我的父母被拘了，知道是凶多吉少，就把我藏了起來，恐防日兵來追捕。第二天早晨，我父母的死信已傳來了，而司令部要追捕我的消息，更是緊得非凡。那金澤之既傷我父母去世；又怕我同歸於盡；更怕自己殃及池魚，就焦灼得不知如何是好！後來委實沒法了，就把我改成了男裝，送我到中國的奉天，就給我二百塊中國洋錢，向我泣道：「之花！我實在不能留你了，你自己去求生路吧！你已十九歲了，當然可以謀生活了！之花！前途珍重！你如有機會，千萬要替你死去的父母報仇啊！」他講完了這幾句話，就同我抱頭痛哭起來！沒有好久，他就別我回去了。」

柔雲聽到這裏，就歎息着道：

『你真是危險，倘使不是那位多情多義的金澤之，我們今天也不能見面了！』

柔雲說道：

『可不是麼？金澤之的恩義，同日本人的仇恨，都使我一輩子不會忘記的啊！』

柔雲同之花講到這裏，只見自迷同國魂已從洋台上進來，兩人行行走走，笑笑說說，只聽自迷向國魂道：

『我們戀愛的經過，自然要告訴你的，且等我弄杯茶喝了，再詳細詳細的報告你聽。』自迷講到這裏，見桌子上有兩杯茶放着，就先拿了一杯，自己喝了；把另外的一杯，送到國魂的手裏。兩人又找了橈子坐下了，然後自迷說道：

『古人說的，「得一知己，可以無憾」，我有柔雲待我，感情非常真摯，真不愧我的知己，所以我可算無憾了。我現在已死心塌地，決定把從前的愛人，一古腦兒拋棄了，拿全部

的愛情，來愛柔雲。」

自迷講到這裏，在袋裏掏出烟盒來，拿了兩支香烟，一枝給國魂，一枝放在自己的嘴裏，擦了洋火，用力的抽了兩下，又繼續的說道：

「並且，柔雲也早已向我表示過，她的意思，就是一輩子追隨着我，無論我將來地位好不好，他決心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了。」

國魂聽到這裏，就笑嘻嘻的說道：

「倘能這樣，再好也沒有了。」

自迷道：

「怎麼不是這樣呢？因為她本來是的好人，因不甘於神女生涯，就哄騙了本家學習跳舞；但身體在人家支配之下，依舊是很傷心的，因此我就化了一千五百塊錢，把她的身贖出來了。」

國魂說道

『那末她的所有權已完全屬你了？』

自迷道：

『怎麼不屬我呢？我已同她說過，准定在今年的九月，實行結婚。』

國魂問道：

『這事你家裏的嫂子可會知道？你們在此地結婚了，她在奉天知道了，不會吵到上海來麼？』

自迷道：

『家裏曉得不曉得是不關緊要的：就是家裏曉得了，她定然不會來，縱乎來了，她也不敢吵。因為她是曉得我的脾氣的，吵了，我要打的；不然，我就同她離婚。』

國魂又道：

「據你的意思，伯父母那邊，可通知他們呢？」

自迷說道：

「現在沒有一定，也許通知，也許不通知。」

國魂問道：

「伯父母對於你的行爲，不會反對麼？」

自迷答道：

「那到不成問題，他們決不會反對的。縱乎老頭子不免要反對，但我的母親，一定護我的。老頭子真的反對我，我母親一定會同他拼命的。我父親就怕我母親同他拼命。」

說着，猶笑起來。國魂又道：

「你的福氣真好，有這樣一個慈善的母親，對於你的行爲，給了你不少保障。」

自迷嘻着說道：

『天地良心說一聲，像我的母親的護我，也可說世間少有的。』

自迷講到這裏，倒了一杯茶喝了，又倒一杯給國魂。國魂一邊接茶，一邊說道：

『你別客氣！我要吃茶，我自己會倒的。』

自迷說道：

『我又不是特別爲你倒的，是順便。』

說着，又坐到國魂的身邊。國魂一邊喝茶，一邊問道：

『你們結婚的時候，是借石庫門房子呢？還是借西式的洋房。』

自迷答道：

『你曉得我同柔雲的交際都很廣闊的，石庫門房子怕朋友見了太簡陋；所以我們的意思，預備租座西式的房子。』

國魂說道：

『既住西式房子，家具當然也用西式了？』

自迷答道：

『那是當然的；倘使西式房子，而用中式家具，不是么不像么，六不像六麼？』

國魂說道：

『這樣說來，這一筆費用，至少總要近萬了？』

自迷答道：

『可不是麼？所以我已去電到父母那邊去想法了？』

國魂說道：

『你簡直說結婚要用麼？』

自迷見國魂如此的問，就連忙把手搖了幾下，笑着說道：

『那還行麼？倘使如說是結婚用的，我父親是不答應的。』

國魂說道：

『那末，你怎麼說呢？』

自迷笑道：

『那還不是容易麼？我告訴我父親說，此地有位教授，他是美國人，如今要回國了，他因見我課程還好，十分歡喜，要我到美國去留學，並愿替我設法，直接入研究院。我想這是一個再好沒有的機會，我已答應了。但是到美國去，至早要二年畢業，或許還要三年，依美國的生活程度，至少要二萬塊錢，所以今天寫信回來，望家裏立即匯兩萬塊洋錢來。我的護照，已由教授替我辦好了，他不久就要放洋，因此盼望家裏把款早些匯來。』

自迷口講指劃的說到這裏，又向國魂說道：

『你看我這法子好不好麼？』

國魂不覺嗤的笑了。就連忙的回答道。

『好法子！好法子！虧你想得出來的！既如此的說，尊大人的款子是不會不匯來的；但是，你畢竟不到美國去，給你的父母知道了，他們不會怪你麼？』

自迷見問，又笑着說道：

『你真是個書獃子！古語說的好，虎毒不吃兒，銀子到了我手裏，是我能了。我不到美國去，父親固然未必知道；就是知道了，銀子已被我用去，他真能把我吃了麼？』

國魂笑道：

『你真不愧是個外交人才，無怪你在南國大學裏學的外交專科！』

自迷笑道：

『得了罷，這也算外交人才麼？說句坍台的話，不過騙騙老子罷了！』

國魂笑道：

『你別客氣，就是騙老子也是不容易的！』

說着，兩人都轟然笑起來了。這時柔雲正在勸慰之花，忽見自迷同國魂哄然笑了起來，不但柔雲的話柄打斷了，就是之花的仇恨同悲傷也因而驚到九霄雲外，就不自覺地立了起來，走到自迷同國魂的前面，異口同聲的問道。

「你們兩人在笑什麼？笑聲這樣的大，竟把我們的談話也嚇走了！」
國魂笑道：

「我們在談騙爸爸的外交！」

柔雲見說，似乎已知道是說騙老子的故事，也就笑着說道：

「不知自己怎麼好意思的，像這類欺騙老子的丟臉的事，還自己一五一十的告訴別人！」

柔雲見說，就嘻皮笑臉的說道：

「原是自己弟兄，才談着玩的，有什麼不好意思呢？只要不騙人家的錢就是了，於至騙

取老子的錢，有什麼丟臉不丟臉耶？」

柔雲說道：

「得了罷！自己賺錢來用，是有面子的；單騙老子的錢用，我看也沒有什麼威風！」

這時桌上的時鐘正噹噹的敲了十二下，之花不覺說道：

「怎麼？外邊到十二點鐘了？」

柔雲說道：

「你可是要睡了！睡的就叫茶房開個房間，給你同國魂去睡。」

之花笑道：

「你如要同自迷睡的，我就同國魂走出去，千萬別以小人之心，來度君子之腹！」

國魂說道：

「你們別說笑話罷，我可真要睡了，我明天還有事呢！自迷，快招呼茶房開個房間，我實

在要睡了。

自迷見國魂講話的態度，是十分懇切的，知道不是假話，就說道。

『我就叫茶房去開。』

說着，就捺着電鈴，招呼茶房另外開了一個房間。國魂見房間已開好了，就攜了之花的手，向

自迷柔雲道：

『二位請安歇吧，我們也去睡了。』

柔雲笑道：

『真的春霄一刻值千金麼？』

國魂見說，也笑着答道：

『別說罷，你們同我們，完全一樣的。』

各人笑了一回，就互道了晚安，分別去睡了。

第二天早晨，九點鐘的時候，國魂同之花，就起來了。洗過了臉，刷過了牙齒，就走到自迷同柔雲的房間裏來。時自迷恰才起來。柔雲還睡在牀上；烏雲似的頭髮，披散在枕頭的上邊，襯着一張桃紅色的臉兒，眼兒半開半閉的，似乎在追尋着甜密之夢。國魂見柔雲斌媚的神情，不覺笑道：

『好縹緲啊！真是我見猶憐，無怪老常要當寶貝了。』

國魂剛剛講完，只見柔雲在牀上伸了一個懶腰，閉着眼睛問道：

『可是國魂同之花已起來了？』

這時之花已坐到柔雲的牀沿上，向柔雲叫道：

『雲姊，還不起來，外邊已十二點鐘了？』

柔雲似乎已睡醒了，見之花在同她說話，就嬌滴滴的說道：

『騙人！外邊至多六點麼？那有十二點鐘邪？』

之花說道

「誰騙你，你不信的，請起來看鐘。」

柔雲見說，一邊揉着眼睛，披衣坐了起來。向桌子上的時鐘瞧了一下，就說道：

「我知道你們是騙人的，才九點鐘呢，到說已十二點鐘了。」

國魂笑道：

「不這樣說，你那會這樣快就起來呢？」

自迷同柔雲把臉洗了，刷了一下牙齒，就招呼茶房道：

「你吩咐送四客茶點來。」

沒有一刻，茶房把茶點送來了，四人就圍坐桌上，吃了起來。用過了茶點，談了一回不關緊要的話，國魂同之花就起身告辭道：

「我們還有事呢，要回去了：蒙你倆如此的招待，心上不勝的感激。你倆如有空閑，可到

呂班路名花坊一號之花家裏來玩，我可說整日在她家裏的。」

自迷說道：

「你們再玩一回去吧！這樣匆忙幹什麼？」

之花答道：

「我們委實有事呢！承愛，謝謝！」

柔雲說道：

「招待不恭得很，請你倆包含；有空就請過來。」

國魂同之花應了一聲，就別了自迷同柔雲去了。

自迷同柔雲自國魂同之花去後，兩人對坐在房間裏面，十分無聊，於是在漫無倫次的談敘裏，就談起國魂的身世來。

原來國魂也是奉天省人。家住在瀋陽的城外，家裏是很貧寒的。國魂的父親，本是馬行

裏的賬房先生，除在馬行裏擔任記賬外，有時也跟隨販馬的主人，到各處去販馬。他曾經隨過主人到過俄邊的海蘭泡；他也曾隨過主人到過外蒙的穆克圖。他見過黑龍江的寒冰，他見過塞林海的沙漠。他每年的工資雖不多，但用來養國魂同國魂的母親，差不多也儘夠敷衍了。那天，國魂年只才八歲，他又到蒙古隨着主人去販馬了。因為他是一向出門慣了的，所以國魂的母親對於他的出門，並沒有什麼難捨同依戀。在他由家裏動身的時候，國魂的母親帶了國魂僅向他叮囑着道：

『路上小心啊！到了鄂博鄂列把馬看好了，就早些回來。』
他就回道：

『你真是馱子！馬看好子自然是回來，常等在鄂博鄂列幹什麼呢？』
說着，就抱起了國魂，向國魂說道：

『在家要聽母親說！每天上學別偷懶！我走鄂博鄂列回來帶個好玩的東西給你。』

國魂聽他這樣的說，就答道。

「爸爸！我知道；你只是早些回來。」

說到這裏，他就放下了國魂，騎上馬背，走到馬行裏面，約同了主人，向鄂博鄂列去了。

記得他從瀋陽起程的時候，是和暖的六月。依照他往時到外蒙去，至遲耽擱三四個月，就要回來了。誰知他這回出去，到了陰歷的除夕，他還不會回來。國魂的母親同國魂，未免有些懸念了。

第二年正月初一的那天，國魂就問着母親道。

「媽！爸爸怎麼不回來的？」

國魂的母親道：

「我也這樣想，不知是什麼道理。」

國魂道：

『爸爸往時到蒙古去，不是三四個月，就回來的麼？怎的這次出去已半年了，還沒有回來？』

國魂的母親道：

『可不是麼？』

講到這裏，喉嚨裏似乎咽哽住了，摟住了國魂，只是淌着眼淚。自此而後，國魂的母親同國魂，就無日不想念他，有時還倚着門兒，向門前的路上瞻望。瞻望他騎着馬兒回來。但是又過了兩月了，他終沒有到家的影子。由此，國魂所希望的他允許帶回的好東西，知道是失望了。

有一天下午，國魂跟着了母親，在家門口瞻望，忽見一個僕人模樣的青年，向家裏奔來。

國魂的母親仔細一望，認識是馬行的伙計姚二，就很遠的喊道：

『姚二！先生可回來呢？』

那姚二氣吁吁的走到跟前，就向國魂的母親說道：

「師：師母，不好……了！先：先生們：已：被：土匪：打死了！」

國魂的母親見說，就驚惶的問道：

「怎麼！先生被土匪打死了麼？」

姚二答道：

「主人也打死了，我……我是逃回來的。」

國魂的母親同國魂，聽到這種出乎意料的消息，不禁放聲地哭了。姚二見國魂母子悲傷的神情，就一邊用話來安慰，一邊又申叙當時被難的情形道：

「那一天，天還未暗，我們正走到一座高山的脚下；那山脚下完全是的松林，盈千累萬的松樹，恆河沙數的枝葉，我們向前一望，只見千里林木，彷彿一帶長城，直把前面的天空也遮住了；但見森林下邊，只有一條細狹的小路，隱隱可以看清。我們走近那裏，先生就向我們說道：「大家注意！林子裏恐有盜匪潛伏着。」主人說道：「我們已到此地了，

只有向前走去，固然沒有地方退，就是有麼，但無論如何是逃不過這關的。」先生說道：「我們並不是怕，不過叫大家留心罷了。」說着，我們已走入森林了。我們在森林裏大約走了半個鐘頭，森林已走盡了，並不有什麼動靜，主人就對先生道：「先生，你說這森林裏有匪的呢？怎麼森林已走完了，却沒有一絲動靜？」先生說道：「這原是小心的意思。難道你望有匪麼？」出了森林，就是高山；高山中間有一條闊約五尺的路。人走路上，望兩邊的高山，只見峭壁千仞，上邊只看見一帶的天。我們在山中間走了一程，天色漸漸的黑了起來，途中既無宿店，又無村莊，正在中心懷懼，不知進退的時候，忽然山路的旁邊的山灣裏，跳出四個手拿風炮的土匪，阻住了我們去路。在中有一個土匪說道：「你們要命麼？要命的把身上的銀子丟下。」師母，這是你知道的，先生同主人的身上，都帶有手槍的，他們見土匪阻住了去路，就各人把手槍拿出。土匪見他們把手槍拿出，也不等他們下手，四個土匪，就合聲的罵道：「媽的皮！好大膽！還用手槍打我們麼？」中間

又一個土匪道：「同他們講什麼！送他們回去罷了！」那土匪話聲將了！四個土匪，一齊把槍頭子對準了主人同先生，砰砰就是幾下。可憐，可憐主人同先生就被他們打死了！

姚二講到這裏，眼淚一滴一滴落了下來。隔了一回，又咽哽的說道。

「我見土匪把主人同先生打死了，嚇的魂也不在身上了，撲的跪在路上，求他們饒命。他們到還好，見主人同先生已打死，就一齊走到他們的跟前，搜取洋錢同角子。內中有一個土匪向我說道：「窮鬼！誰要你的命？還不給我快滾，跪在路上幹什麼？」我見那土匪這般說了，就站起身來，往後就跑。可憐我身上一文錢也沒有，我是討飯回來的？」

國魂的母親聽到這那，捶胸的哭道：

「那末，你主人同先生屍體就丟在路邊了！天哪，斷命的老闆。你到了這步田地了，底是不把銀子給了土匪呢？底是要把斷命的手槍拿出？人家到沒有打到，自己到已先見了

閻王斷命的老闆呀！你死了原是活該；因為謾藏毀盜啊！但是你害我丈夫的性命，你在陰間想想，缺德不缺德呢？如今丟下我母子兩個，叫我們怎樣過活啊！』

國魂的母親帶訴帶哭着，聲音如巫峽上的猿啼，叫人聽了不由得不把眼淚下。國魂見母親在痛哭，也就跟着哭了起來。姚二見師母在哭，想起主人同先生的慘死，以及自己的奔逃，痛定思痛，也嚎淘地哭了起來，一時三個淚人，哭得天昏地黑。鄰舍人正家在忙着燒煮晚飯，聽見國魂家裏的哭聲，就一個個奔走了來。問明了姚二，知道國魂的父親被土匪打死了，就一邊惋惜，一邊來安慰國魂的母親。但丈夫死去了，畢竟是傷心的事，所以左鄰左舍勸說了幾個鐘頭，才勉強把國魂的母親勸住了哭。

自此而後，國魂的母親就靠着做活來維持生活。而愛子心切，把每天節省下來的錢文，來栽培國魂讀書。

國魂是十分聰明的孩子，見母親如此的勤苦來培植自己讀書，在學校裏十分用功，小

學裏畢業，就考着第一。及進了高小，而用功如舊，校長見他的家境寒苦，就准許他免費。後來進了中學了；他就一邊在學校裏抄寫油印，一邊把工資繳納學費。就是進了南國大學了，也算半工半讀的；他一邊在中學裏教課，一邊却在大學裏讀書。並且他的中英文學，都是有成績的，除在中學裏教書外，並且擔任一家書局裏的撰述，同一家報館裏的編輯。每月賺進的薪金，除去膳費宿費書籍費還很可多幾個錢。他因知道他母親一人在家，是十分孤苦的，每月至少總要寄十五塊錢給母親去，有時進款較多，他也寄的較多。至於其他的剩餘，就是做衣服穿同娛樂金。

柔雲聽見自迷所說的國魂的身世，不覺對於國魂，起了一種內心的敬佩。而回想自迷的揮霍同流浪，就存了鄙棄的心情，當時就譏諷自迷道：

「人家能賺錢讀書，賺錢養母親，賺錢自己用，你怎麼一文也賺不進，反而要括父母的呢？」

自迷聽到這裏，不但不知自悔，反而驕傲的向柔雲道：

『這是我的福氣好呀！他本來是勞碌命，當然要做做吃吃的。』

柔雲見自迷說了，就瞅了自迷一眼，半真半假的說道：

『福氣好，怕不要靠街沿，睡弄堂啦！』

自迷笑道：

『我倘使走到那步，你也難抬頭了！』

柔雲道：

『難抬頭，真不會呢！』

自迷笑道：

『你是我的妻子啊。我靠街沿，睡弄堂了，難道你還抬得起頭麼？』

柔雲笑道：

「是你的妻子是不錯，但現在文明世界，男子如果不好，女子是可以離婚的。倘使你一天天在阿地獄裏，難道叫我也要跟隨你入地獄，不想昇超麼？」

自迷笑道：

「現在還沒有正式同居呢，你到預備離婚了，你的良心到不壞！」

柔雲笑道：

「誰叫你不上進呢？這原是說你倘不上進，才不得已而出此。如果你並不入地獄，又誰要離你呢？」

兩人說笑了一回，又到吃飯的時候了，兩人出了虹口旅社，走到粵東酒家去吃飯。

國魂同之花回到家裏，就拿了一隻籃子，回到小菜場上，揀了幾樣愛吃的小菜買了，走回家裏，兩人互幫着做。洗菜的洗菜，淘米的淘米，弄汽爐的弄汽爐，兩人穿來穿去，忙得如蟻蹶穿花。二人工作一回，又說笑一回，沒有一刻，已把飯菜做好了，就兩人同桌而食，飯吃過了，

又洗盥的洗盥，抹桌子的抹桌子，兩人雖忙碌的工作着；但滿面笑容，一望而知他們兩人的心上，各都充滿了自得之樂的。

吃飯過了，國魂就到學校裏去教書或聽講。傍晚回來，就執筆作文。到了七點鐘後，國魂到報館裏去，之花到舞場上去，差不多每天總是這樣的。國魂同之花雖然沒有經過結婚的手續；但兩人相處的長久；同相愛的真摯，簡直可以把結婚的手續根本取消了。因此，無論是同住的房客，或是別住的鄰居，誰都羨慕他們，說是一雙和愛的夫妻。

原來之花自朝鮮逃到奉天之後，舉目無親，一人徬徨在馬路之上，好像喪家之犬似的，不知向那兒走好！身邊雖然有二百塊錢；但茫茫前途，這二百塊錢能放在什麼地方呢？她傷心極了，她在背巷裏悽切的哭了一回。最後，就決定到上海來，找一點事做做，用來度此餘生。但之花是不會講中國話的，將來到了上海，言語不通，當然是很難找事的；所以她剛走到車站上時，又被這問題嚇得止住了。

『我不去上海麼？但在此地怎麼辦呢？』

她想到這裏，眼淚如雨的淌下來了！因此，她又想到自殺的一條路上。她想：

『照這樣看來，上海也是不好去的，到不如死了吧！因為我那天倘使給日軍捉了去了，我現在不是已經死去了麼？』

可是她剛想到這裏，似乎她的父母滿身是血的站在她的前面，向她說道。

『之花！你決心自殺了麼？你是個伶仃孤苦的女孩兒，不得已而走上這條路，本來是不能怪你；但是你父母慘死的大仇，已經報了沒有？』

她聽到這裏，不覺毛髮一裂，又不忍自殺了。

『不錯，自殺是弱者的表示！我倘使自殺了，父母的大仇，將來叫誰報復呢？』

之花決心不自殺了，她這樣的懷想。

『此地人地生疏，誠然是不便居留的；我不如仍到上海；因為上海的同鄉是怪多的，或

許他們能給我不少的幫助』

之花想到這裏，就走到車站裏邊，預備趁車到上海去，但是她兩腳走到車站上售票的地方，她的難關就來了；因為她是不會講中國話的，不知道由瀋陽通車到上海要多少錢。並且火車所經過的地方，完全是中國的國土，如果中國話不會講，將來對於飲食起居，一定是不便當的。如今單爲一買票問題，已不知如何是好了。倘使爲飲食起居的一切事情，其爲不便，更不知要到何程度呢！於是她就站在車站上徬徨着，心上如十八隻吊桶，此上彼下，不自覺地眼淚汪汪的望着行將上車的旅客。

之花正在徬徨歧路的時候，忽然走來一位西服的少年，用日本話向之花問道：

『女士是日本人還是韓國人？今天豫備到那兒去？』

之花見一位中國少年來同她講話，先打量了少年一回，見少年眉目清秀，態度大方，料想不是壞人；好像在黑夜的大海之中，遇着了一點明燈，眼前頓時亮了起來，就用日本話向那少

年答道：

『先生，我是高麗人，我想到上海去；但是我不懂中國話，所以在此猶豫，沒有買票！先生，你到那裏去？』

那少年答道：

『我也到上海去。女士如不懂中國話，我願在路上隨時照料你；但不知女士可信任我？』

之花答道：

『我深信先生是很誠實的，先生一定能隨時的照料我，我很願意和先生同行。』

之花講到這裏，少年就給她買了車票，帶她走到車上。那少年不是別人，原來就是國魂。國魂同之花上了火車，兩人肩並肩的坐着，談談說說，感情漸漸密切起來。之花見國魂老成可靠，就把此次逃亡的事情，一古腦兒告訴了國魂，並且很親切的向國魂說道：

「我現在總算逃出了虎口了，但到了上海，人地生疎，將來正不知如何結局呢。」說着，眼眶裏流出眼淚來。國魂見此情形，就安慰着道：

「這一點請你不要憂慮，承蒙你看我得起，愿你同我一齊到上海去，我雖然能力也薄弱得很，但我在可能範圍之內，一定竭力的幫助你，決不使你在上海飄流的！」

之花見說，就感激着道：

「蒙先生如此的援助我，但我一無所有，將來何以圖報呢？」

國魂說道：

「你這話錯了！世界上文明的人類，本應互相親愛，互相扶助的；不問他是本國人，或是外國人。倘使專門來侵略人家，殘殺人家，他就是世界上最野蠻的人類。例如日本，他就是世界上最野蠻的國家。」

之花道：

『你莫提起日本吧，提起了日本，我心就痛了！他們表面上到處是仁義道德；但骨子裏完全是男盜女娼！可憐我韓國同胞，無論直接間接，已不知給他們殺去了多少了。』

國魂說道：

『你別性急，日本這樣的侵略人家，殘殺人家，遲早總有一天，要給人家侵略，人家殘殺的。』

之花說道：

『我也知道，「殺人者人恆殺之」！但是眼前只見他侵略人家，殘殺人家。沒有看見他被人侵略，被人殘殺！等到他被人侵略同殘殺，恐怕我韓國的人民，同中國的百姓，已給他們殺盡了。』

火車的行駛很快，已到了長城附近了。國魂同之花一邊閒談，一邊眺覽車外的景物。只見長城高聳，蜿蜒如帶，而氣象雄偉，令人可以想見當時建造的艱難。這時國魂指了長城向之花

說道

『這就是中國的萬里長城。』

之花見說，就注意的看了一回，向國魂說道：

『聽說這城有幾千里長呢？』

國魂答道：

『可不是麼？從山海關起頭，到嘉谷關爲止，一共經過五省呢？』

之花不禁歎道：

『的確是一件偉大的建築！』

車到天津，國魂同之花可說沒有耽擱，換了津浦車票，即日南下。車過濟南的時候，國魂向之花說道：

『這就是山東的濟南城，是日本人用兵力強佔此地，殺戮我國外交官吏同地方民衆

的地方。』

之花聽到這裏，就咬牙切齒的說道：

『可恨的日本人！慘無人道的日本人！我遲早總要把日本人的肉咬下一塊，來洩我胸頭憤恨！』

國魂知道之花是痛恨日本人的，就安慰她道：

『你的精神我很佩服的；將來如果中國同日本開戰，我一定投筆從戎去，多殺幾個日本人！』

之花說道：

『你如果投筆從戎去，我雖不能搨槍去殺敵；但至少總要到戰地上醫院裏去服務，以略盡我的天職。』

國魂說道：

『好！我們就這樣的約定！如果有一天同日本開仗，我們就這樣的去幹。』
說着，兩人笑了起來。

國魂同之花到了上海之後，就在名花坊裏借了一間房子，給之花住了，自己却住到學校裏去。下課之後，國魂就到名花坊來，教之花講中國話。正在這個時候，上海的跳舞事業，漸漸的興起，而之花之職業，又急切的找不到，於是國魂向之花說道：

『我想我初到上海，要找一份事做做，還沒有找到，事實上當然沒有能力來幫助你；但你坐吃山空，也不是道理，總得謀一項職才好。我看上海的跳舞事業，已在興起，我想你不如去學幾個月跳舞，將來無論到那一家跳舞場去當個舞女，也是暫時維持生活的方法。將來等我的事情找到了，那時你如不做，我也有法維持你的生計了。』

之花答道：

『學習跳舞到也是謀生的一個辦法；不過我恐怕舞女良莠不齊，將來名譽不好聽。』

國魂笑道：

「舞女的賢愚不等，的確是不錯的；但這全在乎自己的不隨波逐流，能無愧於心就是了。倘使要顧到舞女的全部，是絕對難能的事！」

之花聽了國魂的話，非常贊成，在第三天早晨，就到却爾斯頓跳舞學校裏學習去了。

之花自進了却爾斯頓跳舞學校，每日早去晚回，不覺已兩個多月，距離畢業的日子，已一天天近了。星期的日子，國魂來約之花出外去逛耍，順便談談跳舞學校裏的事情。之花當然是十分贊成的；當即換了衣服，同國魂到法國公園裏去，兩人手挽手的行着，沒有一刻工夫，已到了法國公園裏了，就揀了一塊乾淨的草地坐了下來。國魂問之花道：

「這幾天學習跳舞的心得如何？」

之花道：

「這幾天已大大的進步了！從前的腰是硬的，現在的腰已軟了；從前的手脚是呆滯的，

現在的手脚已靈活了。」

之花講到這裏，很歡喜的從草地上立了起來，笑着向國魂道：

「魂哥！真的，我跳舞已大大進步了；橫直這時公園裏沒多人，我跳一回給你看看，好不好？」

國魂拍着手道：

「很好！就請你舞一回。」

之花就四面的張了一下，就低低的唱着歌兒，慢慢的舞了起來。她柔細的腰肢，她靈活的手脚，舞起來好像一隻活潑的蝴蝶，忽然斜了身體，忽然歪着粉頭，忽然彎着腰兒，忽然曲着腿兒，直令國魂看了，兩掌不住的拍了起來，嘴裏連聲的叫道：

「刮刮叫！刮刮叫！浮樓哥特！浮樓哥特！」

之花舞好了，就三步兩跳的跑到國魂的前面，兩手向國魂的肩上一扶，問國魂道：

「你平心批評一下，究竟是好是壞？」

國魂笑道：

「實在舞得好！」

之花道：

「你不騙人麼？」

國魂道：

「我騙你幹什麼呢？」

兩人講到這裏，就肩並肩的到各處去遊逛。這時之花告訴國魂道：

「我告訴你一件很好的消息，你要聽麼？」

國魂道：

「你的很好的消息，我怎麼不要聽呢？」

之花說道

『你要聽的，我就告訴你。我們的校長瑪利亞女士，不是世界的跳舞明星麼？這是你知道的。她現在正在籌備，辦一個完美的跳舞場，前天已動工了，定名叫做民族。她因我跳舞很好，她很歡喜我，叫我到民族去跳舞。薪水她說一百塊錢一月；以後舞場的營業發達，她說還要增加。並且，民族舞場這幾天在連夜的趕造，要在我們畢業的時候，就要完工，似乎這舞場完全為我們設的，你想這不是一個很好的消息麼？』

國魂聽到這裏，也很歡喜的說道：

『這的確是一個好消息！我這幾天本在替你耽心，怕你畢業之後，謀不到位置，這也是也。天相吉人，居然還沒有畢業，就有了位置了。』

兩人在法國公園裏遊玩了一回，見時間已不早了，就走向寓所。

沒有好久，國魂也找到了事情了。兩人每月的收入，除却了一切開銷，到很可多幾文，但

兩人仍很省儉的用着，不肯稍有虛耗，除却在星期日，偶然到遊戲場逛逛去，不輕易出門的。

國魂同之花，情感一天天濃密起來，兩人雖然沒有明白的表示要結爲夫婦，但照兩人親熱的樣子看來，已比人家夫婦的情感更要濃密了。最奇怪的就是局外的人們，看見國魂同之花同進同出的神情，都以爲是夫婦，不疑惑他們還是朋友呢！

暑假的時候，國魂因住在學校裏寂寞，就搬到之花家裏來住。白天，國魂替書局裏做着稿子，之花不是洗滌衣服，就是燒煮茶飯。到了晚上，國魂到報館裏去，之花到跳舞場去。每逢星期，兩人總休息一天，或到馬路上走走，或到遊戲場逛逛；不然，就去游覽名勝。可是一到晚上，仍各人做着各人的事情去了。

那一天星期，國魂同之花吃過了早飯，就各人換了整潔的衣服，預備到外灘公園去乘涼。兩人沒有乘車，手牽手的行着，順便參觀馬路兩邊商店裏的陳設。信步行來，不覺已到了

法大馬路的外灘兩人就走近江邊，眺望江景。只見黃浦江中，江流滾滾，三兩擺渡的小輪，在江心裏很忙碌的來去。緊靠碼頭停着幾百隻舢板，大概是生意清淡，船夫多睡在艙面上乘涼，很少有在江中來去的。江的中心，一排停了三二十艘兵艦，有白色的，有灰色的，烟囱裏都冒着烟兒，似乎是開火待發的神情。之花看了，就向國魂說道：

『誰說中國沒有海軍的？黃浦江裏不是停着許多軍艦？』

國魂見說，知道之花沒有細看旗號，就反問之花道：

『中國的軍艦在那裏？』

之花指着江中說道：

『那些軍艦不是的？』

國魂道：

『你細細看艦上的旗幟，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

之花被國魂提醒了，就注意艦上的旗幟，同時口裏自言自語的說道：

「六艘是英國旗；五艘是美國旗；六艘是法國旗；五艘是日本旗；三艘是瑞士旗；兩艘是比國旗……」

之花自言自語到這裏，忽然不作聲了，歇了很久，才繼續的說道：

「怎麼中國只有一隻兵艦啊！啊！這麼小的一隻兵艦，恐怕外艦上的救生船還要比他大些！」

國魂聽到這裏，就向之花說道：

「如何我說中國的海軍很不行，你不相信的，如今可證明我的話了麼？」

之花問道：

「這是什麼道理，中國的面積這樣的大，人口這樣的多，怎的海軍的軍艦偏偏這樣的少呢？」

國魂笑道：

「你不知道麼？原來中國的地方雖多，但人民同官吏差不多都是些浪子，只知自己的吃喝嫖賭，是不顧祖上的家業的。只要自己有吃有喝，有賭有嫖，就是賣田，賣屋，賣老婆，賣父母，他們都肯去幹。你想，他們的生性是這樣的，可會每年拿出許許多多的銀子來，來整練海軍，來建造軍艦麼？」

之花又道：

「中國的東部同南部，不完全靠海麼？一旦外國來攻打中國，中國沒有海軍。不看好，外國打到我中國的內部來麼？」

國魂笑道：

「那還管他麼？老實告訴你說，我們中國的官吏，只顧自己有飯吃，有衣穿，有鈔票化，土地同人民，是不關緊要的。只要現在有人對中華的官吏道，你們不要管閒事，你們的生

命財產，由我來負責保全，我相信中國的土地就是完全被外國人佔去了，中國的人民完全被外國人殺去了，他們決定不會不顧性命來同外國人打一仗！

之花聽了，不覺失聲的叫道：

『啊！中國的官吏竟像那時我國貴族院裏的人了！他們就是這樣！他們只要保住了自己，全國的人民是不管的。那知他們完全轉錯了念頭了；原來人民不保的時候，他們也不保了！』

國魂笑道：

『對了，中國現在的官吏，正同高麗亡國時的官吏一樣！』

之花急道：

『照這樣說來，中國不也要亡國了麼？』

兩人隨說隨走，不覺已到了外灘公園裏，就找了一張在大樹下又緊靠江邊的椅子坐了下來。

來。

這時忽然一個日本的士兵，挺胸凸肚，目空一切的走進公園裏來。在沿江欄干邊的路上，有個年約三十的中國婦人站着眺覽江中的船隻。那日本士兵似乎沒有看見那婦人似的，就死命的向那婦人身上撞。婦人被日本一撞，立腳不住，往路旁的草地上一跌；一邊用手揉着膝蓋，一邊嘴裏罵道：

『搶牢坐的！眼睛也不長，有人立在此地，就向人身上亂撞！斷命人！我看你就要死了！』
那日本士兵見人在罵他，就立刻回轉頭來，走到婦女的前面，怒容滿面的講着生硬的上海話道：

『你：阿是：罵：阿拉？哈人：叫你：立拉路旁邊的？我阿拉是：東洋人，東洋人：是：勿好罵格！』

那婦人見日本士兵不講道理，就索興罵道：

『斷命東洋人！斷命不講道理的東洋小鬼，你撞倒了人家，不來陪罪，反而還說東洋人不可罵的！』

那日本士兵見婦人如此的罵，就怒上加怒道：

『你：阿是：罵阿拉？』

那婦人也怒道：

『斷命東洋鬼！罵你怎樣？』

那日本士兵見婦人不稍屈服，就老羞成怒，伸出手來在婦人臉上搗了兩個巴掌。婦人見日兵舉手來打，就兩手抱住了日兵腳，也不問乾淨或骯髒，死命的就是一口，嘴裏還不住的喊道：

『救命啊！東洋人殺人！』

這時公園裏的遊客，聽見有人喊救命，就大家奔走了來。日本士兵兩腳在婦人的手裏，急切

的走不脫身。遊人漸漸的聚了攏來，心上更加着慌。就在腰着拔出一把明晃晃的尖刀，向婦人手上一刺。婦人被日兵用刀一刺，不覺叫了一聲

『哎喲！』

兩手一鬆。那日兵見婦人把手鬆了，就三步併作兩步，向公園外逃去了。巡捕來了，見一個婦人跌倒在草地上，手上已被刀刺穿了，就問遊客道：

『啥個事體？』

當時有幾個遊客，就把日兵如何橫蠻，向巡捕說明了，巡捕聽了，就陰陽怪氣的說道：

『東洋兵逃走了。阿拉嚙啥地方去捉啊！人刺傷了，送到醫院裏去。』

講着，就雇了一輛車子，拉了婦人，到醫院裏去了。

國魂同之花，見此情形，憤恨得不得了，當時就想幫助婦人把東洋人毒打一下，後來恐鬧出更大的亂子，就忍住了。巡捕走來了，在國魂同之花的意思，巡捕對於白晝殺人的事，總要

報告捕房的：誰知巡捕並不向捕房去報告，僅把受傷的婦人送到醫院裏去。之花看了這樣的情形，就急的問國魂道：

「怎麼？這件事就這樣完結了麼？那日本兵就不追究了麼！」

國魂答道：

「怎麼不這樣完結呢，日本兵傷害個把中國人算什事！」

之花問道：

「中國政府這些事也不問麼？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的保障在那裏？」

國魂答道：

「就比這事再大的，中國政府也不會問啊！誰說中國政府能保障生人民的生命財產的！」

國魂同之花見了這件出乎意料的事，把一天遊興完全打消了。這時天上的陽光，正十分利

害，但國魂同之花也顧不到這些，就向家裏直奔。因為他們的心理，恐怕走在馬路上邊，或許再會看到類似的事情。兩人到了家裏，各把整潔的衣服脫下了，開了兩瓶汽水，喝着休息，之花問國魂道：

『這事我真想不明白！即如我高麗是已亡的國家。高麗的人民是亡國的人民，亡國人民受日本人的侮辱同宰割，是當然的事實；但中國是完全的獨立國，人民是絕對不應受人家的欺凌同宰割的；然而在中國的領土上海，人民給人家欺凌到這般田地，政府方面，視若無睹，不稍給人民以生命上財產上的保障，則中國獨立國的名稱雖然還沒有取消，獨立國的實際已完全喪失，差不多也同我已亡的高麗不相上下了！』

之花講到這裏，幾乎哭出來了。這時國魂就解釋着道：

『中國的國勢積弱，實際上已失去獨立國的精神，誠然是不錯的。但政府方面，我們也要原諒他，因為連年的東征西討，戡平內亂，內亂一日未平，當然一日不能對外！所好中

國的民心未死，將來纔有強盛的一天的。』

之花嘆道：

『中國強盛，我也知是無疑的事實；但等到中國強盛，人民的元氣差不多要喪盡了，這是很可慮的！』

國魂說道：

『我覺得我們現在不要憂慮中國的將亡，只要積極的設法自強。在我看來，中國如果要強，一定要大流一次血，所以我久已存心，我中國如果要同外國打仗，我一定要從軍去，做實際的救亡工作；因為徒然恨聲嘆氣，是沒有用處的。』

之花聽到這里，很興奮的說道：

『我贊成你的主張！的確的，世界上的自由平等，是用流血換來的。中國如果同敵國爭自由平等而開戰，你去從軍，我一定要戰地上看護傷病的戰士！』

之花講到這里，就站起來了。國魂見之花這樣的說，也就立了起來，握住之花的手道：

『我們就這樣約定了！日後我當士兵，你當看護！』

這時之花又道：

『我想世界上最殘酷的國家，要算日本，我們高麗就是身受其害的；在我看來，中國第一個敵人，當也要推日本。所以我很愿中國先把日本打平了。那時，我就是搥槍去打，也是愿意的。』

國魂知道之花的全家是給日本人殺害了的，所以萬分的痛恨日本，因此就安慰之花道：

『你別性急，日本的滅亡，我們都可以看見的。因為世界各國當中的，確是日本最陰險，最惡毒；最陰險，最惡毒的國家，照例也亡得最早。』

自此而後，國魂同之花就日夕以為國犧牲相勸勉，如果遇到同情的人，更竭力的聯絡，勸導他們愛國。他們又恐怕自己的意志薄弱，常會事過境遷，就效臥薪嘗胆的故事，把家裏的陳

設重新佈置了一下，把鏡架裏的西畫卸了下來，換上了國恥的地圖。把自己的照片一一收起，畫着父母慘死的畫兒放在鏡框子裏。之花又在國魂的手帕上，或領結上繡起救國的字來。凡從前買的日本貨的衣服，一概不穿了，張掛在房間裏面；在衣服上寫起敵貨的字樣來。國魂又把書籍同器具上，用筆寫起救國的字樣，用來警惕自己，就是很細微的一枝筆管上，他總要刊上令人愛國的字來。

他們又很知道救國的工作，不是一兩人所能辦到的，一定要大多人的齊心協力，所以每遇到自己的朋友，就設法的勸導他們，叫他們曉得愛國比愛家愛自己還重要。

他們又很知道要救國家的危亡，第一要保全國家的元氣。金錢之浪費，精神之消耗，總是國家元氣之消耗；所以對於金錢精神總不肯有絲毫妄用。如果遇到朋友宴會，他們就竭力的勸止。如果有朋友請他們看戲，他們就婉轉的勸戒。如朋友當中有好賭好嫖，或好吃鴉片的，他們都很誠懇的請求朋友戒絕。他們的能力雖很薄弱，日子久了，潛力却也不少。

光陰的過去如流水似的，不知不覺的已到了國曆的八月，忽然天降大雨斷斷續續的下了半月光景。遂至各處的山洪陡發，黃河決口，運河潰堤，長江崩岸，太湖決圩。一時田地禾苗，市廛屋宇，有被水沖去的，有被水淹沒的，而人民牲畜死於大水中的更不計其數！於是政府的官吏，地方的紳商，奔走呼號，爲災民請命。募捐的募捐，募穀的募穀，施衣的施衣，施食的施食。一剎那間，耳鼓裏所聽見的，都是水災的消息；口所談的，都是災民的事情；目所見的，都是災民的痛苦，而輪船上所裝的，火車上所載的；又大部都是災民，可憐地大物博的中國，竟半數成了災區，就是半數成了水災世界！

加之江西的匪亂未平，粵桂的內爭又起。細把中國地圖一看，除却少數的省縣，還差堪安逸外，其他的省份，不是鬧着兵災，就是鬧着匪災；不是鬧着匪災，就是鬧着水災。掉一句話說，中國大部分的民衆，簡直過半數在災難中過日子罷了？

誰知中國的兵災匪災同水災，還沒有略告平靖，而霹靂一聲，日本以武力侵佔東三省

的噩耗，又連續的傳來了！

原來島國日本，人口非常的多，出產非常的少，拿他本國的出產，供給本國的享用，時感不足，於是就時時刻刻想侵佔人家的土地，我中國同日本相處最近，就不免想到我中國來。自我國的琉球羣島被他佔據去後，見我中國並沒有什麼能力同他交涉，益發不把我中國放在眼裏了。甲午中日之戰以後，中國戰敗求和，割屬土台灣給日本；日本又欺我中國懦弱，把朝鮮佔去了。庚子的那年，北京拳匪作亂，殺洋人，焚領館，後來八國聯軍攻滄大沽，佔領北京，中國又向各國求和，遂成立了不平等的辛丑條約。自此而後，我國威嚴，已一敗塗地，變成列強操縱的國家了。日本自明治維新而後，國威一天天振作起來。在那個時候，就趁中國之危，百般要挾中國，大有把中國狼吞虎噬的樣子。自日本同俄國交戰，俄國打败了後，日本更加耀武揚威起來，見我國的東三省，農產最富，鑛產特多，地勢最好，又同日本的屬國朝鮮最近，就時時刻刻想把東三省佔領了去，發展他的勢力。但時機未到，沒有明顯的實行。這回

見中國內爭未已，匪患正熾，而大水成災，民生凋蔽，知道中國這個時候，是自顧不暇的，就趁此時機，假借了他國裏有個流浪在東省的軍人叫中村的，忽然失縱的一件事，說中村是給我中國人弄死的，中國政府沒有保護日僑的能力，就豎起了保護日僑的旗幟，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在幾十小時內，佔據了我國的奉天省同吉林省。我中國的軍隊，一向只會內亂的。一見日本兵來了，就一槍也不開，拋了槍械，丟了子彈，棄了服裝，同一切沒命的奔逃。所以一兩天間，一下就失去了幾千里國土。而殘暴的日本人，佔了我中國的土地不算，又虜殺我國的官吏，燒殺我國的人民，掠奪我國的財寶，奸淫我國的婦女。至於輪船，火車，飛機，驢馬，沒有一件不被他掠奪了去！簡直的說吧，一個光嚴燦爛物富民安的奉天同吉林，被日本佔領了去不算，簡直弄得盈屍遍野，血流成河，鬼哭神號罷了！

這一天早晨，國魂吃過了早飯，就坐在睡椅上邊，吸煙遐想。忽然門上通通的敲了兩下，又聽得有人說道！

『開門！報紙！』

國魂聽見門響，知道是送報來了，就站了起來，把門開了。接了報紙，仍坐到睡椅上來。國魂展開報紙，正待細閱，忽見一排特號的標題，直送到他的眼睛裏邊。原來那標題是：

『日軍突佔瀋陽城。』

國魂見了這幾個大字，還沒有往下細看，不禁兩手顫動起來，失聲的叫道：

『哎喲！那還得了麼？瀋陽失守了！』

這時之花正在收拾雜具，聽見國魂失聲的叫了一聲，正不知爲的什麼事情，就趨來問道：

『叫什麼？什麼地方失守了？』

國魂見之花詢問，就嘆了一口氣道：

『唉！東三省的瀋陽給日本軍佔去了！』

之花見說日本軍佔領奉天的瀋陽，面色頓時慘白起來，就急着手道：

「怎麼這樣快的！昨天報上還沒有說打，怎的今天瀋陽到失去了？難道中國兵不同他打麼？」

國魂聽到這裏，不住的把頭亂搖，接着就長長短短的只是嘆氣。之花見國魂不答，又急着問道：

「究竟是什麼道理？你快講呀！」

國魂這才說道：

「中國軍一槍也沒有開，見日軍來了，就丟下了槍械子彈讓日軍了！」

之花急道：

「這話怎講？軍隊是守衛國土的，怎麼人家來侵佔國土，也不開槍防禦麼？到反而把槍械子彈都送給人家，這算是什麼道理？我真莫名其妙了！」

國魂冷笑着道：

『什麼道理？這是中國甘地發明的不抵抗主義！』

之花急的躁腳道：

『笑話，這不是說夢話麼？甘地是亡國的人民，因為沒有武力來反抗英國，所以用不合作的方法來做不抵抗的抵抗的。中國東三省的軍隊雖不多，大概四十萬人總有，既有四十萬人，也很夠打一下，怎麼也效已亡的印度，不抵抗呢？』

國魂答道：

『這是東三省的軍政領袖眼光遠，知道中國是必亡的，所以也效法亡國的印度，採用『不抵抗主義』！』

之花知道國魂說的譏俏話，就眼淚汪汪的視着國魂手裏的報紙。隔了一會，又問國魂道：

『瀋陽失守後的情形怎樣？』

國魂答道：

『你問瀋陽失守後的情形麼？待我告訴你，可是你千萬別嚇！日軍佔領瀋陽城！焚燒北
大營！炮炸兵工廠！彈炸飛機場！屠殺中國官！屠殺老百姓！』

之花聽到這裏，失聲哭道：

『日本兵竟也如此的野蠻啊！可憐的瀋陽也像我朝鮮的當年了！』

國魂見之花悽切的哭着，就安慰她道：

『之花！你別哭！今天的消息是否確實，還沒有一定呢！且看明天的報紙怎講？』

之花說道：

『報紙上的消息雖也有不確實的；但似此大事，是不會不確的！』

講到這裏，忽然停了一回，似乎在想什麼，歇了一陣，向國魂說道：

『瀋陽失守了，城外料想是不會不波及的，不知你母親有沒有危險？依我的意思，我們

打個電報去，看看電報可通？』

國魂被之花提醒母親的事，就向之花說道：

『該死！我連把母親都氣忘記了！不錯！我同你去打個電報去！』

說着，就霍的立了起來，領子也不戴，就披了一件外衣，拖了之花就走。之花急道：

『你急起來，就這樣的急，連衣服也不穿整齊了！你這樣出去到沒有什麼，像我這樣，不

像活鬼麼？如何到電報局去？』

國魂見之花如此的一說，就向之花說道：

『那末，你快去穿衣服去！』

之花向國魂道：

『你不換衣服了麼？』

國魂道：

『我不換了。』

之花見國魂脚上穿的是拖鞋就向國魂道

「你衣服不換到也罷了，難道連拖鞋也不換麼？」

國魂見自己的確穿的是拖鞋，就笑道：

「拖鞋怎可以不換呢！」

說着，兩人齊到樓上。之花換着衣服，國魂穿着皮鞋。這時之花向國魂道：

「國魂，你再戴條領子？不然怪難看的。」

國魂見說，就又戴條領子。沒有好久，兩人已裝束停當了。就鎖了家門，走向電報局去。剛到電報局的門口，見打電的人擠得水洩不通。國魂同之花正想擠上前去，只聽許多人在說道：

「壞了！瀋陽的電報不通！」

「怎麼吉林的電報也不通呢！一定也壞事了！」

「哈爾濱的電報到通的。」

國魂同之花聽了，猶恐傳說的不確實，就詢問打電報的人道：

「請問你一聲，瀋陽的電報通不通？」

那人答道：

「瀋陽的電報不通！我也打電到瀋陽去的！」

國魂又道：

「難道瀋陽真被日軍佔領了麼？」

那人答道：

「怎麼不是呢？不然何以電報不通！」

國魂同之花知道瀋陽的電報的確是不通了，但仍痴痴的站在人羣的當中，他們的心上，還在痴痴的希望，希望電報局裏有人出來宣佈：

「誰要打電報到瀋陽去？瀋陽電報通了。」

已經是下午三點鐘了，電報局前打電的人們，已漸漸的稀少起來。這時之花向國魂道：『電報既打不通，我們痴痴的站在此地幹什麼？不如歸去吧！』

國魂也知道打電回瀋的念頭是完全絕望了，就回答道：

『好！我們回去。』

兩人走了一回，見一輛公共汽車自南而北，這車是到北四川路去。國魂忽然想起了自迷，就向之花說道：

『我們瞧瞧自迷去可好？公共汽車已來了！』

國魂提起了自迷，之花就想到了柔雲，就趁口答道：

『回去橫直沒有事，看看自迷去也好；他家是住在瀋陽城裏，看他可得到什麼消息。』公共汽車停了，兩人就走到車上。沒有一刻工夫，汽車已到了虹口旅社的門口了，兩人就從車上走了下來，一脚就跑到柔雲的房間的門口。那時房門正關着。國魂就在房門上，用指彈

了兩下，開口問道：

『柔雲女士在家麼？常先生可在這裏？』

國魂剛剛講完，只聽得房裏有人應道：

『是那一位？兩人都在家裏。』

這聲音剛完，房門已經開了。只見柔雲身上穿條沒袖的背心，短腳的袴頭，大部分的肌肉完全顯露在外邊，見是國魂同之花來了，就笑着說道：

『我不知道是誰呢，原來是你們一對，怎麼好久不來的？』

國魂笑道：

『不來的是爲的窮忙！』

柔雲請進了國魂同之花，掩着房門，隨口說道：

『鍾先生，不要把窮字說在前邊，我不會向你借的。』

國魂笑道：

『我就怕你借啊！』

這時自迷也迎接出來了，就向國魂之花道：

『失禮得很，我長衣也沒有穿！』

國魂答道：

『別客氣吧，都是自己人。』

自迷就邀國魂同之花坐了下來，又各人敬了一支香烟。這時柔雲已把外衣穿好了，倒了兩杯茶來，敬到國魂之花的前面，笑着說道：

『新夫婦請用茶！』

國魂同之花一邊接茶，一邊笑道：

『我們是新夫婦，你們是老呢還是嫩？』

自迷笑道：

「鍾大哥你別睬她，小孩子沒有頭腦，看我份上。」

柔雲見自迷如此的說，就捏了自迷一把道：

「怎的不害羞的，乳臭還沒有乾呢，到要做人家老了！」

於是四人一齊笑起來了。停了一回，之花問柔雲道：

「雲姊！我上次在這裏，你不是說到我家來玩的麼？怎的一直許多時候，你總不來呢？」

柔雲見問，就笑着說道：

「你別提起！人家說窮忙的，我原來是的富忙啊！」

之花笑道：

「對了的確是富忙，因為你們正預備老店新開呢！」

柔雲見之花如此的說，就睨了之花一眼道：

「不想你幾個月不看見，竟滑到這樣了。唉！黃毛丫頭十八變，真真不錯啊！」

柔雲說完了這句，四人又齊聲的笑了。各人又談扯了一回，自迷問國魂道：

「二位今天是什麼風吹來的？可有什麼見教？」

國魂見詢，就回答道：

「你這幾天接到家裏的電信沒有？」

自迷說道：

「家裏的電信已兩個月沒有來了；我也有三個月沒有寄信回去了！」

國魂說道：

「你家裏的近況可好？你可知道？」

自迷說道：

「一些也不知道。」

國魂道：

『你近來看報紙麼？昨天報上的瀋陽事件，你知道麼？』

自迷笑道：

『我已幾個月沒有看報了！昨天報上瀋陽出了什麼亂子？我不知道。』

國魂說道：

『你知道瀋陽已失守了麼？』

自迷說道：

『大概張學良已給蔣介石打敗了！我曉得張學良同老蔣是好不長的。如今瀋陽失守了。小張一定逃到東洋去了！』

國魂見自迷所答非所問的，知道自迷近來已昏極了，就繃了一回眉頭說道：

『你怎麼這樣不關心的！瀋陽已給日本人佔去了！』

國魂說完，自迷仍笑着說道：

『你開什麼頑笑？瀋陽那會被日本人佔去呢！』

國魂急的說道：

『誰同你開頑笑！瀋陽真被日本人佔去了！』

自迷仍似乎漠不關心的問國魂說道：

『真被日本佔去了也好，做中國的人民本來沒意思。』

國魂氣極了，就反問自迷道：

『做中國人民沒意思，難道做亡國奴就有意思麼？』

自迷說道：

『做中國人民是常常要受人家欺凌的；到不如亡給日本了，做了日本人民，世界上人就不敢欺了。』

國魂見自迷彷彿瘋人似的，恨不立刻就離開那裏，不同他談了；但却又抹不下面子，不得已就忍氣的向自迷道：

『我看你吃了蠱藥了，講起話來像沒有腦子的！你說做亡國奴好的，我請問你，之花就是個亡國的人民，他比你我好在那裏？』

這時之花也道：

『自迷，你莫以為做亡國奴是好的，你還不知做亡國奴的痛苦呢！不說別的，做了亡國奴，就彷彿是燒熟了的豬肉放在馬路上的，誰人要吃，就用刀割一塊。你想，做中國人民雖然不好；但無論如何不會如此吧？』

自迷被之花講了這幾句，似手已稍明白了，就自悔的說道：

『我不過說着頑笑的！』

國魂說道：

『說着頑笑也有的，但這是什麼時候啊！恐怕我們的奉天的同胞，這時已受着亡國的痛苦了。不說別的，單就報紙上看看，我奉天的人民已不知給日本人殺去了多少了！你家也住在奉天的，你的父母怎樣也不知道，倘使是被害了，你心上怎樣？因此，我同之花走來，問你可接到家信的。』

國魂講了這幾句，滿以為無論如何自迷總要覺悟了，誰知自迷仍嘻皮笑臉的說道：

『不瞞你說，我那老頭兒可惡極了，我問他要一萬，他總只給五千，我正沒法來對付他，如果他給東洋人弄死了，我到開心極了，我用起錢來，到沒有人來干涉了！』

國魂見自迷如此的說，知道自迷心肝已喪盡了，就懶得再同他說，僅冷笑着道：

『原來你是這樣存心的，難怪你不如此的希望了。』

國魂講完了這句，就折轉來同柔雲談了一些不關緊要的話，就向之花說道：

『不早了，我們回去吧。』

國魂之花就站起來了。這時柔雲同自迷說道：

『在此地吃了晚飯去吧，忙着回去幹什麼？』

國魂同之花答道：

『我們還有事呢，改日再來拜訪。』

說着就告辭外行。柔雲同自迷見二人決意要走，知道他們或許真有要事，也不相強，直送到旅社的門口，向國魂同之花道：

『二位慢行，有空請常過來。』

國魂同之花感謝了一聲，就坐了車子回去了。

國魂同之花回到家裏，就把日本的報紙留心翻閱。一邊留心日本兵佔奉天的事情，一邊又談起自迷的事情來。之花問國魂道：

『不想自迷原來是個這樣麻木地的東西！我先前到還看得起他的；但今天看來，對

於他的信仰已一概取消了我想中國如自迷這般麻木的青年一定是很多的，無怪中國要弱到這樣了。」

國魂道：

「你莫提起自迷吧！我一問就曉得他性情的，他除掉吃飯，睡覺，用錢，吊膀子外，什麼國家的事情，他是一概莫名其妙的。」

之花笑道：

「我也第一次才聽見說的，存自己可以暢欲的胡調，竟病狂的希望父親死去了！」

國魂笑道：

「你看可麻木吧，到了亡國以後，莫說父親只有這一點財產，就是再多幾千倍幾萬倍，可會留給你兒子用了！他還希望父親給日本人打死，真可算麻木之極了！」

國魂同之花雖然口裏在笑談着自迷的事情，但一把心思注意到報上，就彷彿眼見瀋陽被

日軍佔領時的情形：繁盛的街市被日軍用火燒着了，熊熊的火光高燭雲天。許許多多的老百姓多背了衣包，抱了兒女，已走到城門左右了，忽然被日兵在城頭上架起了機關槍，向逃難的人民掃射，逃難的人民就一個個倒在路旁死了。有幾家資本充足的商店，被幾個日軍撞開了店門，把店裏的貨物，沒命的向外搬運；店裏的大腹便便的老闆，因不忍東西給日軍搶去，就出來攔阻；但給日本向腰一槍，已打死在地上了。其實這都是兩人注意瀋陽事件過度的幻覺，只要把心一定，就一樣也沒有了。但國魂之花對於殘暴的日本，已痛恨到萬分了，兩人就不知不覺的同時同聲的咬牙切齒道：

『可恨的日本！我們非把他滅掉不可！』

但一剎那間，兩人又同嘆着氣道：

『不知政府方面對於日本是採用什麼方法呢！』

已到了晚飯時候了，之花就丟開了報紙，去燒煮晚飯。這時國魂一人把報紙翻閱着。

『照今天的報紙看來，瀋陽的消息已如此的惡劣了，不知明天的報上消息還要惡劣到什麼田地！』

兩人吃過了晚飯，因白天奔走了一天，精神已疲倦到極點了，晚飯一吃，什麼事情都不談，就上牀去睡了。

第二天一早，國魂就起來了，弄點點心吃了，就站在門口守候送報的人送報紙來。沒有一刻，之花也起來了，見國魂獸獸的站在門口，就笑問道：

『東西吃了沒有一早的站在門口，守候什麼？』

國魂見之花已起來了，就笑着說道：

『我守送報的人。』

之花笑道：

『你這人真獸，送報的人來了，自然要把報紙送來的，難道你不守在門口，他就把報紙

不送了麼？」

國魂笑道：

「不知怎的，我總似乎我不守在門口，報紙就不會送來似的。」

之花笑道：

「別發獸！站着怪腳酸的！快些進來，息一回報紙就送來了；倘使老站着等，報紙還會真不送來呢！」

國魂見之花如此說了，細想理由不錯，就含笑的走了進來。

沒有一刻工夫，送報的果然把報紙送來了。國魂見報紙來了，就搶着去接，也不等身子坐下，隨走隨閱起來。看了沒有一刻，國魂就頓足道：

「壞了！壞了！吉林又失守了！」

之花聽說吉林失守了，就急忙趕到國魂的前面，氣吁吁的問道：

『怎麼？吉林也失守了麼？政府方面可曾出兵反攻？報紙上可有記載？』

國魂蹙脚說道：

『我叫你別提政府的，你偏偏要提政府！政府如果反攻的，可會兩天以內，失去遼吉耶？』

之花也急的蹙脚道：

『那末，人民每年出了許許多多的金錢，養了許多的軍士而不能保守國土，反而任外人來殘殺同胞，像這類的軍人我們要他做什麼呢！』

國魂說道：

『我叫你不提政府的爲的什麼呢？也是爲的這個道理。』

之花道：

『那末中央方面怎樣呢？』

國魂道：

『中央方面出兵的消息是沒有，不過據報上記載，已申訴到國際聯盟請世界各國主持公道了。』

之花嘆道：

『唉！申訴到國際聯盟，不等於小老虎咬傷了人，而向老老虎去哭訴麼？你想老老虎也是慣咬人的，可會責備小老虎麼？可會咬傷了自己的小虎而向人陪罪麼？唉！可憐的中國政府！』

之花講到這裏，國魂並沒有回答，只是注意的閱着報紙。隔了一會，向之花說道：

『據報上記載，各地的民氣到還激昂。我就怕仍是五分鐘的熱度；不然，像如此高大的民氣，而把這些人民編成軍隊，一定可以同日本相頡抗了！』

之花道：

『民氣激昂是當然的，但人民沒有軍械，無論如何總不能赤手空拳的反抗暴日。』

國魂道：

『我總希望政府方面能酌量發給人民槍械，派人加以軍事的訓練，一旦真同日本開戰了，也可略予政府以幫助。』

之花道：

『倘使政府能如此的計畫，我想愿意投效，人一定是很多的。』

國魂道：

『那是當然的，即如我自己，也是愿意受訓練的，也是願意為國犧牲的。』

之花道：

『你們男人固然不消說了，就是我們女人，雖不能持槍去作戰，但無論如何救護死傷的同胞，是不無有用的。』

兩人一邊閒談，一邊看報，一剎那間，已把幾張報紙看完了：這時兩人默默地坐着，面上都現了憂鬱的神情。心上勃勃地跳着，好像遇着了十分恐怖的事情，沒法解脫似的。兩人呆呆的坐了好久，竟把燒煮午飯忘却了，只聽見桌上的時鐘噹噹的打了十二下，國魂才如夢方醒道：

『哎喲！十二句鐘了！之花！你去弄午飯吧！』

之花被國魂提醒，就把報紙放下，匆匆的淘米洗菜去了。這時國魂仍沒精打采的閱看報紙，有時還深的嘆道：『吉遼失守了！將來怎麼辦呢？』

自此以後，營口，長春，昌圖，撫順，蓋平，敦化，遼陽，安東，鳳凰城，洮南，錦州，新民，牛莊，琿春，延吉等中國東北的重要地方，接連二三的宣告失守。日本方面，雖然沒有明白的表示同中國開戰，但看其行動，久已成功了作戰狀態。而日本士兵的野蠻，中國人民的遭其殺害，華民財產的被其掠奪，無處不成了鬼哭神號，人亡家破的景象？這些不幸的消息，一件件從報紙上

傳到國魂同之花的眼底，就把國魂同之花驚恐得如狂人一樣；忽然獸獸的流着眼淚；忽然抱頭痛哭起來；忽然哈哈的仰天狂笑；忽然拍案叫罵起來；忽然拉拉的引吭高歌；忽然又低頭飲泣起來；有時更憤怒的罵道：

『中國就這樣一任日本的欺凌而至死不反抗麼？中國人就這樣一任日本人的屠殺而至盡不反抗麼？』

國魂同之花已傷心極了，憤怒極了，恨不得立時拿把菜刀走到馬路上邊看見日本人就殺；但一想到國勢如此的積弱，民心如此的散漫，就把這些念頭打消了。依舊只是狂歌謾罵！哀號！幽泣！長吁！短嘆！除此消極的憂時外，總想不出實力的抗日救國的方法。

國魂每天的披閱報紙，總是縐起了眉兒，苦喪了臉兒，很少有些笑容的；但這天早晨，他看了報紙，竟不住的微笑着。之花看了他的神情，心中非常的詫異，就問國魂道：

『心上有什麼喜事？老是笑嘻嘻的？』

國魂見之花問他，就把報紙往旁邊一擱，向之花道：

『我看了這幾天的報紙，見政府對於日本的暴行，總不會有絲毫反抗的表示，所以我氣極了。我今天看報，見政府對於不抵抗的政策，已自認措施失當，故改變方針，積極備戰。政府已明令各屬，組織義勇軍，從速訓練，開赴前方，我從前所不滿意於政府的事情，如今已如了我愿了。因此我心上十分的歡喜。』

之花道：

『我原久已說過的，不抵抗主義，完全是自殺的政策。可是的。政府也知道他措施的失當了。』

國魂道：

『據今天報上的記載，上海的義勇軍辦公處，已經組織完備了，我想即日去報名，可以早受訓練，一旦中日兩方真的開戰了，也可以到戰場上去爲國立功。』

之花道：

『你要去報名，那再好也沒有了；不知即刻就去呢？還是下午再去？』

國魂道：

『你可同去走走？你如同去的，我就下午去。』

之花道：

『同去走走也好。』

談到這裏，之花就去買菜煮飯。國魂仍一人躺在睡椅上，翻閱報紙。這時國魂想道：

『一個人能爲國而死在沙場上，的確是最光榮的一件事。我中國人的最劣的根性。大部都是貪生怕死的，所以弄成中國目下的懦弱無能，依現下的國家形勢看來，真可說是一髮千鈞了！但不知青年方面也像我一樣愿爲國犧牲的不知多不多？』

國魂一人深思顧慮着，遂至看起報來，成了個意馬心猿。沒有一刻，之花已把飯菜做好了，就

招呼國魂，同餐午飯。

午飯之後，國魂同之花都換上了整潔的衣裳，把門鎖了，同去義勇軍的報名處去。原來義勇軍的辦事處，在上海市商會裏，由之花那邊前去，本來路很遠的；但國魂同之花因一腔熱情，所以很高興的走着，沒有半個鐘頭，已走到了。到了辦事處的門口，見門口擁擠了三四百個青年，都是報名投効的。國魂見此情形，就歡喜的向之花道：

『不想中國的民智也進步了，今天居然有許多青年來報名。』

之花說道：

『看今天報名投効的情形，中國的民智，不能說毫無進步；但中國人的根性，五分鐘熱度的人多，不知這一種熱忱，能否堅持到底？並且在這許多人當中，也難保沒有抱出風頭主義的；單拿今天看見的情形就證明中國已進步了，還是靠不住的。』

國魂同之花兩人互相談論着，已從人叢中擠了進去。國魂把姓名年歲籍貫職業同住址一

一照填過了，又寫了一張志願書，之花跟在國魂的後邊，見國魂已報名過了，就笑問辦事人道：

「女子可以報名麼？」

辦事人道：

「現在只募男子。」

之花道：

「可是女子不能從軍麼？」

辦事人道：

「不是女子不能從軍，是目前此地還沒有豫備招募女子。」

之花道：

「義勇軍是救護國家的，難道只許男子救國而不許女子救國麼？」

辦事人道：

『請女士不要誤會！並不是說不許女子救國，不許女子從軍，因為此地尚沒有預備罷了。』

之花笑道：

『既如此說，那末，就恕你無罪！』

之花講到這裏，國魂笑道：

『外邊不早了，我們回去吧！』

於是國魂同之花，從人叢中擠了出來，一路走回，見馬路邊的牆壁上，貼了許多關於反日救國的標語，之花就笑問國魂道：

『這些紙條兒你看有用也沒有？』

國魂道：

「不過替日本紙店裏多加點生意吧」

之花道：

「那末，何必要貼呢？」

國魂笑道：

「這就是諸葛亮空城計的道理，如果日本人膽小的，也可把他嚇退了。」說畢，兩人哈哈地笑起來了。沒有一刻，兩人已到了家裏了。

自此而後，國魂每天總要到義勇軍的部隊裏去受訓練。自開步走，立正，稍息，學起頭，一直學到散兵線，衝峯爲止，只有一個月時間，已操演得十分純熟了。這時我國同日本已正式開火了，各地的義勇軍紛紛電請政府，請下令各地義勇軍，開赴前方，努力殺敵。政府方面，見各地義勇軍熱忱愛國，殊可嘉慰，就下了命令，叫各地義勇軍一齊開拔。上海的義勇軍奉到了命令，就轉令各屬，叫把各人的家事部署好了，準備開赴前方。」

那一天下午，國魂又到部隊裏去受訓練，走到部隊的大門口，見牆壁上貼着一張佈告，那佈告上寫道：

爲佈告事：頃奉

大中華民國救國義勇軍總司令令開：茲據各地義勇軍先後呈稱：暴日無道，佔我國土，掠奪我財貨，屠殺我同胞，凡我人類，無不髮指！國府當局，向以和平爲懷，事變發生，卽訴諸國際聯盟，希世界公理未滅，由國聯當局，制止暴行，免生禍亂。詎意國聯方面，能力有限，而殘暴日兵，又節節進逼；彼日本既不恥居於戎首，毀棄國際公法及非戰條約，我國爲自衛計，不得不出兵聲討。故連日以來，陸海空軍一致動員，恢復失地。惟念我義勇軍之組織，其目的專爲抗日救國。今兩國既已交綏，我義勇軍自當卽日馳赴前方，爲國効命，方屬名實相符；乃長此稽留後方，殊屬有負責職。用特呈請鈞座，轉呈陸海空軍總司令，准予義勇軍全體，開赴前敵，殺彼暴日，以存公理。等因，據此，當卽轉呈陸海空

軍總司令茲奉指令呈悉該軍熱忱愛國殊堪嘉慰！着於×月×日全體集中北平候令東征毋違此令等因奉此爲特令仰該師旅部即日開拔切切此令奉此爲特佈告仰本部各員即日將所有家事項理清楚於月之×日集中本部趁車出發此佈仰各遵照！

大中華民國二十年×月×日實貼本部。

國魂把佈告看完就自言自語的說道：

『好呀！這才是真正的正理！』

國魂走到部隊裏面知道今天的操是不上了就匆匆走回家裏之花見國魂沒有一刻工夫就回來了不知什麼道理就問道：

『今天操沒有上麼？怎的一早就回來了？』

國魂很喜歡的說道：

『我們明天就開走了。』

之花說道：

「命令下來了麼？開到那裏？」

國魂道：

「命令下來了；現在先開到北平，等全國的義勇軍完全集合了，再行開到前線去。」

之花說道：

「你豫備帶些什麼去？」

國魂道：

「沒有什麼東西要帶；不但東西帶多了不便；並且也沒有用處。」

國魂講到這裏，忽然停了一回，似乎在思量什麼，隔了好久，才向之花說道：

「我明天準定要開拔了。你一人住在家裏，身體總要保重。天氣漸漸的冷了。穿起衣服來要自己留意。冷了固然不宜，熱了也礙身體的。吃起東西來，千萬要求適度。不可過猶。」

不及。」

之花道：

「這些事到不要你叮囑，我自己會注意的。只望你在前方對於飲食衣服隨時留心些就是了。」

國魂道：

「這些，你不說也知道的；你是曉得我的。無論什麼事情，我總很有把握的。總之，我前方的一切，你千萬別放在心上，你只把自己的事情弄周到了就是了。」

之花道：

「錢你可多帶些去出外的人，家貧路富的好。」

國魂道：

「你又說獸話了！在軍隊裏面，錢是沒用的，衣服是國家的，吃喝是國家的，醫藥又是國

家的，要錢做什麼？除弄是無益的消耗；但每月也有餉關的。所以錢是不要帶。並且，你一人在家裏，如果戰爭延長了，各物一定要貴的，你留了慢慢的用吧！你在家有錢用了！我就省了一件心事。」

之花道：

「既如此說，那末你把新近打起來的頭繩衫袴帶去穿；北方的天氣很冷的。」

之花講到這裏，就在箱子裏把頭繩衫袴拿了出來，放在牀上，準備給國魂換。又在衣廚裏面，揀出幾套換洗的衫袴，同幾雙新做底兒的洋襪，用一條新的錦毯包裹着。國魂見之花拿出錦毯，就問道：

「這毯子拿出來幹什麼？」

之花道：

「給你帶到前方去蓋。」

國魂道：

『不要！不要！我們部隊裏總有毯子的，帶了怪重的。』

之花似乎不願意道：

『一條毯子至多多三斤吧！軍隊裏的毯子是不煖的，北方天氣又冷，希望你仍舊帶去。』

國魂見之花很誠懇的，不忍過拂了她的意見，就笑道：

『你別生氣！我不是不懂好歹，委實怕過重了，人太吃苦；因為我們身上，一支步槍，一百二十發子彈，再有毯子，水壺，飯碗，已很有幾斤了。如此再另外帶上一條毯子，不又要多上幾斤？但你既誠懇的叫我帶去，也好，我就帶去是了。』

之花見國魂允許把毯子帶去，不禁歡喜起來就笑道：

『多一條毯子的確是重了一點；但多了一條毯子晚上就少冷一些。一多一少，利害到

還沒有衝突。」

之花講到這裏，就把毯子同衣服包起，擱在一邊。

歇了一回，吃晚飯了，之花特別做了兩樣國魂愛吃的小菜放在桌上。國魂見了兩樣另添的小菜，就笑向之花道：

「你又添小菜幹什麼？做起來怪累人的。」

之花說道：

「我知道這兩樣菜是你愛吃的，所以特別做了；因為我們今天在一桌吃飯，以後不知幾時，才在一起吃呢！」

講到這裏，忽然到房間裏拿了兩瓶味精，放在國魂的衣袋裏道：

「軍隊裏是沒有好菜吃的；你把兩瓶味精放在衣袋裏，可以在菜裏吃吃，到底有些味兒。不然，放些在鹽開水裏，也可以用來泡泡飯兒。」

國魂笑道：

『到虧你想的周到！』

晚飯吃過了，兩人喝了幾杯清茶，抽了幾支紙烟，休息了一回，之花向國魂道：

『我們早些去睡吧，明天你就要在火車上過夜了，火車上是不便睡的。』

國魂道：

『好的！』

兩人就關了窗門。睡到牀上。這時之花說道：

『今天這時，我們還同睡在一張牀上，明天這時，我仍睡在此地；但不知你睡在什麼地方了！倘使你一天天的開赴前線，恐怕一個晚上要換一個睡處呢！』

國魂說道：

『那是當然的，倘要如住家裏一樣，是絕對難能的。』

之花說道：

『軍隊的生活真不是人過的！』

之花很唏噓的講着，國魂聽了，就安慰道。

『軍隊的生活，誠然不是人過的；但亡國奴的生活更不是人過的！我們因不愿過亡國奴的生活，所以情愿過軍隊的生活，比較起來，軍隊生活還是快樂的。』

兩人東西南北的隨便談着，已十分辛苦了，就酣然的走入睡鄉。

第二天早晨，國魂同之花七點鐘就起來了，吃過了點心之後，國魂因要到部隊裏去，就拿東西，向之花作別。之花見國魂要走了！不覺流起淚來。國魂見此情形，心中如刀割似的，一時想不出安慰的話來，息了一回，向之花說道：

『軍人之妻是不可以哭的。』

之花見國魂如此一說，知道國魂見自己哭泣，定會傷心的，就立即把淚忍住了，握住國魂的

手道：

「哥哥前途珍重！祝你早日凱旋！」

國魂不覺兩足酥軟了，竟不能走起路來，就抱住了之花，深深地一吻。

「沒有國那會有家！」

國魂忽然這樣一想，兩腳似乎輕了，就撒之花道：

「妹妹！一切保重！等凱旋的日子，我們痛飲一場！」

國魂講到這裏，苦笑了一下，就忍着萬千離愁，向部隊裏去。之花見國魂笑了一下，也就笑了一笑，並且說道：

「我不送啊！祝你成功！」

但國魂走還沒有三步，眼淚已濕透了衣襟了。

國魂到部隊裏去了，之花冷清清的坐在房間裏，想起國魂到了前線去後的自己生活

的單調，不免悽楚地哭了。

『戰爭是何等危險的事情！國魂去了；但不知吉凶禍福；倘使三月兩月，凱旋回來了。固然是快慰的一回事；倘使到了前方，竟然以身殉國了，在國魂固死得其所，但是我的境况是何等的悽寂啊！』

之花想到這裏，忽然霍的站了起來，自言自語的說道：

『恐怕他這時還沒有到車站呢，我何不趕到車站再去見他一面呢。』

之花想到這裏，披上了秋季大衣，把門鎖了，坐了一輛車子，直奔火車站去。到了車站，給了車資，正預備詢問路警，義勇軍可會上車呢？忽然一陣軍樂的聲音，從東邊傳來。之花抬頭望去，見北河南路的盡頭，有四面大旗飄揚着。除却兩面黨國旗外，就是兩面義勇軍的大旗，大旗後邊，是八個號兵，正在帶帶諦，諦諦帶的吹着軍號。隨後就是步伐整齊，軍容甚盛的義勇軍隊。之花見義勇軍來了，知道國魂也在當中，就走到車站的鐵門旁邊，站着守候。沒有好久，義

勇軍已到車站了，一排一排的走鐵門裏進去。之花目不轉珠的注視着，愁怕疏忽了不見國魂。大約一刻鐘的光景，義勇軍已一半過去了，只時才看見國魂在隊伍中走來。之花見了，心中歡喜非常，正想把手帕揚起，給國魂注意，那知國魂已看見了，向她問道：

『你來幹什麼的？』

之花道：

『我來送你的。』

國魂道：

『我早就叫你不要來的，總不聽我話；我們就上車了，你早些回去吧！』

之花勉強說了一聲：

『我知道了！路上保重！』

要待再說，國魂已隨着隊伍過去了。之花心上希望跟了隊伍走到月台上去。或許再可看見

國魂，談幾句話，但車站門口，有守衛的士兵守着，不許閒人進去。之花沒法，就呆呆的望着車站裏面。息了很久，義勇軍的全部已上車了，之花依舊一人站在那裏。時野風很大，之花的身上衣服單薄，不覺一連幾個寒驚。之花似乎已發瘋了，只是木雞般的站在鐵門旁邊。火車的汽笛嗚嗚地叫了，似乎告訴送行的人說：

『別痴站了，火車要開了！』

之花被汽笛驚震了一下，才心上明白過來；含淚自語道：

『他已到前線去立功了！我還痴痴的站在這裏幹什麼？』

就雇了一輛包車，沒精打采的坐到車上，一任車夫照他所說的地方，穿街過巷的拖了回去。

之花自國魂到前線去了，每日總是萎靡不振，癡癡獸獸的，不是一坐半天，就是一站半天，整日的飯也不想吃；早上起來，也不見她拿籃去買菜；到了吃飯的時候，也不見她淘米去煮飯；到了實在餓了，就走到馬路上買兩個大餅咬咬，晚上睡在牀上，總是反來復去，不能酣

然入睡。到了行將天亮了，她大概也疲倦了，就呼呼的睡着了，每到第二天九十點鐘，她還不會起來。跳舞場的職務，她也無心去幹了，索興向場主辭去。她每天總是這般的生活着。她覺得每天的光陰總是不易過去。她嘗一人的想道：

『奇怪，我往昔不是常說日子太短麼？每天早上到晚，總做不出什麼事來；怎的這幾天來，日子偏變得如此的長，一天彷彿一年似的。』

之花每天看着報紙，尋求義勇軍開到的地方。這是國魂出發後的第四天，之花知道國魂已經到北平了。他一人想道：

『國魂一定到北平了，北平的天氣很冷的，不知道他的衣裳可嫌單薄？他在北平不知駐多少時。如果到關外去，一定較北平爲冷，他是在上海住久了的，這回到關外去，不知慣也不慣？』

之花又想到自己逃到瀋陽遇見國魂時的情景，益發感激國魂，恨不得立時趕到前線去，替

國魂照應衣食起居。又覺得她的臥室，彷彿牢獄似的，一刻也不愿居住。他想：

『國魂不同我約過的麼？他去從軍，我去看護。如今國魂已從軍了；但我却没有去任看護，這不是違反舊約麼？』

之花想到這裏，覺得中國的女子太不知愛國，中國的男子從軍的到不少；但是女子從軍的固然沒有，就是奮勇地愿去任看護的也是沒有。她心上憤恨極了，常如狂人似的罵道：

『可憐的中國女人！你們只能做花瓶的麼？你們只能做破罐的麼？國難已臨頭了，難道你們一點義務也不應盡麼？』

之花常想到火線上去，擔任看護傷兵的工作。但火線上是不容人民自由來去的，就不得不冷了下來。

這一天午後，之花因在家沈悶和寂寞，就一人走到馬路上，看看馬路的車輛同行人，用來調劑自己苦悶的生活。出了家門，信步行來，走到婦女救國會的門口，就把足停了，心中想

道：

『不想上海婦女居然也知救國了？』

之花想到這裏，走前兩步，見婦女救國會大門裏邊的屏風上，貼着一張徵募戰地看護的佈告。之花就不期然而然的走了進去。時婦女救國會裏正在開會，討論戰地看護的事情。之花站住了腳，很細細的聽。沒有一刻工夫，會已開過，各人都離了議席。這時有個年約三十的婦女走來向之花問道：

『請問女士到敝會來作何貴幹？』

之花見問，就回答着道：

『聽說貴會徵募戰地看護的人材，不知已經足額了否？我是來報名的。』

那婦人道：

『我們此地的第一批戰地看護，已出發五天了，現在所徵募的，是第二批，大約還有二

三個額子，女士如果愿意擔任這種工作的，請把請求書同志愿書填了。」

之花見說，就向婦人要了表格，自己用筆填了姓名年歲籍貫住址及其他應填的事項，交了婦女。婦女見之花所填的籍貫是朝鮮漢城，就驚異地問之花道：

「同志原來是朝鮮人麼？」

之花道：

「我是朝鮮人，但我的丈夫是中國人，他已經到前線去了。」

那婦女道：

「不想賢夫婦如此愛國，真屬可佩之至！」

之花道：

「這是我們應盡的義務，一個人不愛國還愛什麼家呢！」

之花講到這裏，停了一停，又問那婦人道：

『我們幾時進來？要不要訓練？大約幾時可到前方去？』

那婦人答道：

『最好今天明天就來；因為要訓練三五天光景，至遲一個星期，就要到前方去了。』
之花見說，心中十分歡喜，同那婦人略談了幾句，就告辭回家。

之花很快慰的走回家裏，把要到前方去充當戰地看護的事向房東說了；因為家裏剩餘未用的錢很多，就付了一年房錢給房東，托房東照應照應家裏，就拿了一些應用的東西，走到婦女救國會裏，聽受訓練。

光陰的過去真快，之花到了婦女救國會裏，已六天了，訓練的工作，已經完畢。第二天就要到前方去。

第二天早晨，之花同同班的看護齊集在救國會裏的大禮堂上，聽聆婦女救國會主席的訓話。那主席說道：

『世界各國人批評我中國婦女，說中國婦女不知愛國的，這是何等可恥的事！這次殘暴的日本凌逼我中國，中國爲自衛計，不得已而訴諸武力，開戰以來，國內志士仁人，拋棄原有職務而去投軍的，不下幾十萬人，像這樣的愛國精神，是很可敬佩的。但念我們女子也是國民一份子，雖不能荷槍實彈去爲國殺敵；但國難當頭，不能不稍盡義務，這就是我們要組織戰地看護隊的理由。諸位能不顧一切到此地來，愿任看護，大都是我女界的優秀，這是無可諱言的。明天是我們出發到前方工作的日子，我希望諸位到了前線，實事求事的救護傷亡的烈士，要不怕死，不畏難，不辭勞苦，叫世界上的任何國人，總要移轉目光，曉得我們中國的婦女，原來不是不愛國的。』

之花同許多同事聽了，臉上總現着興奮的容顏，訓話過了，之花就跟了同事坐了預定的汽車，走到北火車站，趁着火車，到前線去服務。

那時中國第三道防線在瀋陽。之花服務的戰地病院在新民。之花到了天津，可算沒有

耽擱，就一脚趁了火車，開到新民。之花到新民服務的時候，正是前方戰爭最劇烈的時候，每天運回新民的傷兵，總有三四十人，其間要算義勇軍佔大多數。之花是初次到戰地上服務，從來沒有看見過軍士折臂斷足的情形，只回看見了，不由得害怕起來。尤其是看見受傷過重的垂死的傷兵的掙扎同哀鳴。

這一天前線上運回一個少年軍官，看他的年齡，至多不過念一二歲。看他的服裝，知道是義勇軍裏軍官。那軍官是受傷在腰部；施了手術之後，把子彈箝出了，就派給之花看護。當由割治室抬到療養室的時候，人已昏迷得不省人事了。只見慘白的面色，同痛楚的神情。之花是富於熱情的，見了那少年軍官可憐的模樣，不期然而然的吊下淚來。同時肚子裏忖道：『唉！可憐！他不知是那家的兒子？不知有妻子沒有？看他的神情，難得生還了？如果他果真死去了，他那堂上的雙親，同閨中的妻子，不知要傷心到什麼田地呢！』

之花剛想到這裏，那少年軍官忽然醒了，在呻吟的聲中，就叫了一聲：

『啊！痛死我了！』

之花見那軍官忽然叫了一下，就急忙走到那軍官的前面，很低微的問道：

『口渴麼？要開水麼？』

那軍官見問，就睜了眼睛注意了一下，把頭搖了兩下，表示不要開水。之花見此神情，很小心
的服侍在邊旁。那軍官忽然又把眼睛開了，用很細弱的聲音，向之花問道：

『女士！我可是仍在人間？』

之花見他問了這句，知道他受傷太重了，已不知自己是死是活，就安慰道：

『你還在人間！』

那軍官見說還在人間，就苦笑着道：

『原來我還沒有死去麼？』

講到這裏，把頭搖了兩下，嘆着氣道：

「唉！不過眼前沒有死去吧！要活是難了！」

說着，眼睛裏淌下淚來。之花知道他感觸着什麼了，心上在傷感，就安慰着道：

「同志，你莫傷心，你靜靜的修養，不會不好的。」

那軍官道：

「修養也是無用的了。我自己知道的。我爲國而死，所謂死得其所，心上並沒有什麼難過；難堪而放心不下的就是……」

講到這裏，聲音已咽哽住了。之花就詢問他道：

「可是家裏還有伯父母同嫂子？」

那軍官見說，就把頭點了兩下，接着說道：

「是的，家裏有的年已花甲的雙親，同年未雙十的妻子，這是我放心不下的！」

之花問道。

「府上是南京麼？」

那軍官答道：

「原籍是安慶，現在住在南京下關惠民橋惠民里一號。」

那軍官講到這裏，停了一會，似乎在想什麼，隔了三分鐘的光景，忽向之花說道：

「女士是自己自願來服務的麼？府在那裏家裏還有什麼人？」

之花答道：

「不瞞同志說：我原是朝鮮人，父母早已被日本人殺害了！我的丈夫也是義勇軍，在前

線上殺敵。我丈夫本是瀋陽人，我婆婆還住在瀋陽的城外，不知現在生死與存亡！」

之花講到這裏，唏噓萬狀。那少年軍官，忽然却齒的恨道：

「可恨的東洋鬼！害得我們家破人亡！我就是死了。做了鬼了。我也不饒放他的！」

之花看了他怒憤的神情，恐怕他刺激太深，於病體不宜，就安慰道：

『東洋鬼實在是可恨！就殺盡了他們，也不爲屈。這幾天聽說我軍節節的勝利，大概也是他們的末日了！我希望你靜心的養病，等病好了，同看我軍的凱旋。』

那軍官見說，把頭搖了幾下，似乎知道他決定看不見凱旋了，就向之花說道：

『女士！凱旋麼？我是不會目見了！我現在希望女士，在我死了之後，設法把我的棺柩運回去，如有機會，請你到我的家裏，安慰我父母同妻子一下，我死就瞑目了。女士，我知道賢夫婦是熱忱愛國的人，我所以如此的懇求你，我想你不會負我的！』

那軍官講到這裏，聲音忽然很利害的顫抖起來，兩手不住在牀上亂抓，兩腳不住在牀上亂踹。之花看此情形，知道他這時是最痛苦的時候，恐怕生命是靠不住了，就倉倉皇皇的去告訴醫生去，請醫生來設法急救；但之花同醫生來時，那軍官已滿口流着鮮血，一點也不動了。之花傷感極了，就彷彿死了父母樣的哭了起來。醫生見了，也不免淌下幾點同情的眼淚。那軍官收殮之後，之花就托把棺柩送到南京。自從那少年軍官死後，之花無時無刻不提心吊

膽的，愁恐國魂在前線也遇着同那軍官同樣的不幸。但每天前線上運回的陣傷的士兵同官佐雖多，却沒有看見國魂，於是她一邊心上歡喜，一邊又憂慮起來：她歡喜的國魂沒有負傷回來；同時却又恐懼，愁怕國魂已陣亡了。

這一天早晨，之花服侍着傷兵吃過了藥餌，抽空到病院的門口瞻望瞻望，呼吸一回清新的空氣。忽見院前路上，抬來七八個傷兵，每人身上都蓋着白色的洋布，所以看不見傷兵的面目。沒有一刻工夫，傷兵已抬到，進了院裏，之花知道醫生就要醫治了，隨即走了進來。醫生來了，手下的人把傷兵身上罩着的白布揭了開來。之花仔細一看，見第一個陣傷軍官，就是自己的丈夫國魂。之花不覺呆了，只是淌着眼淚，一時想不出什麼話來同國魂去說。那知之花正想同國魂說話，手下的人已把國魂抬到割治室去了。原來國魂的傷在大腿上，一粒子彈在大腿裏沒有出來。經醫生上了悶藥，把子彈箝出了，敷上一些藥膏，用棉花同紗布包好。這時之花走到醫生那邊，向醫生請求道：

「醫生！這是我的丈夫，請醫生准我自己去看護。」

醫生答應了，把國魂送到之花看護的病室裏。時國魂還昏迷未醒，之花就屏聲息氣的廝守在邊頭，看看國魂憔悴的容顏，偷偷的落一回眼淚。隔了一刻鐘的光景，國魂已慢慢地甦醒了。睜開眼睛一看，見之花守在身旁，就驚異地問道：

「我幾時回到家裏的？」

之花見問，柔溫地說道：

「你別弄錯了，你並不在家裏啊。」

國魂問道：

「那末此地是那裏？是陰世還是人間？」

之花答道：

「此地是戰地病院。」

國魂道：

『那末你怎的到此地的？』

這時之花已坐到國魂的牀沿上，見國魂問她，並不回答却先問國魂道：

『子彈傷在什麼地方？痛得怎樣？』

國魂答道：

『傷在大腿上，並不十分痛，大概是不礙的。』

於是之花就告訴國魂道：

『我自從你出發之後，跳舞場上的事情就辭去了。每天孤另另的住在家裏，除看着報紙，尋找戰地消息外，什麼事情也不願做，無論在什麼時候，總是想到前方來，看看你在前方怎樣。但是我人在上海，如何能看見你呢？一定要到了前方，才可或許看得到你；因此我就一心要任戰地看護。國魂，這不是你我早已約過的麼？當在這個時候，上海婦女』

救國會裏徵募戰地看護，我就應募前來了。」

之花講到這裏，愁恐國魂話聽多了。有傷病體，因向國魂問道：

「你精神怎樣？腿上痛得利害麼？」

國魂緊握着之花的手兒，向之花說道：

「精神還好，腿上也不很痛，你說，後來怎麼樣？」

之花因此又道：

「我報名的第二天，就到了婦女救國會裏。在會裏訓練了一個星期，我們就出發了。我們走上海動身，一脚到天津，在天津休息了三天的光景，就開到錦州。那時聽說瀋陽還在敵軍手中，我軍的旁線還在新民左右。我們在錦州的後方病院裏服務了一回，聽說瀋陽已克復了，我們就開到此地。」

國魂聽到這裏，向之花道：

「可是苦了你了！」

這時之花又道：

「到此而後，每天前線送回陣傷兵官，我總恐怕你在當中，誰知許多天來，不見你負傷回來。我又疑惑你陣亡了。今天見你帶傷而回，我一邊喜歡你沒有陣亡，一邊却又耽心你恐怕受傷太重，現在聽說你傷勢無礙，心上才稍稍放下。可是你出征到現在，我已想夠了，不說別的，眼淚也不知流了多少啊！」

之花痛定思痛，又流起淚來，國魂見了，就安慰着道：

「你怎麼又流淚了？我同你說過的，軍人之妻是不可以哭的。」

之花咽哽地答道：

「不知怎的，我只要想起你出征後的一切，我就禁不住要流淚了。」

講到這裏，國魂就摟住之花的頭兒，深深一吻；但是兩人的眼淚又不期然而然的交流了！

花在這個時候，本想一詢國魂離別以後的經過；奈恐國魂新近受傷，不能勞神過度，就向國魂說道：

「魂哥！你休息一回吧！有話明日再談，我還要照應別的病人去呢！」

國魂聽了，就把頭點了兩下；之花因別了國魂，去看護其他的傷兵去了。

原來國魂開到北平的時候，國軍同日軍正相持在錦州一帶，激戰十分利害。日軍曾幾度的向國軍猛攻，國軍幾乎抵擋不住，所以立調北平的勇義軍前去增援。國魂等集中北平之後，休息不上五天，就開到錦州的前線去了。中國的義勇軍可說全是氣血並盛的青年，雖然訓練的時間很少；但各人的主義都認識得很清的，知道這次的中日戰爭，是中國的存亡關頭，一到前線，一個個都奮勇爭先的擁上，大有與日偕亡之概。那時日軍在錦州方面的總有三萬人左右，國軍在錦州方面的也有三萬人左右；只因日軍的器械精良，國軍漸現支持不住的模样，今忽把北平的義勇軍調了一萬人去增援，國軍的實力頓時雄厚起來，一個反

攻，就破了日軍三道防線，死的死，傷的傷，直殺得東逃西散，鬼哭神嚎。國軍克復了錦州，照例將有功的兵官，論其勞績，加以升賞，因此國魂升了排長。日軍以錦州敗蹟，一退而到新民，國軍以日軍新敗，就賈勇殺去。日軍退到新民，正待佈防，國軍已一擁殺到。日軍見國軍殺勢兇猛，知道抵抗不住，就拋棄槍械彈藥，向瀋陽直奔。國軍以窮寇不可深追，到了新民就終止了進攻。休息了六天的光景，才向瀋陽的日軍進逼。方之花開到新民的時候，正是國軍向瀋陽進展的時候，因而同國魂一先一後的錯過了。

國魂到了瀋陽的前線上，奉令帶了一排人馬，進駐在瀋陽東南的一個山頭上。那山頭是瀋陽到朝鮮新義州的鐵路外的必由之路，因恐日軍敗退亂竄，叫國魂防守在那裏，以堵截殘兵的日軍。那一天拂曉，國軍就用大炮掩護了全部人馬，向瀋陽日軍進攻。瀋陽的日軍，也曾很猛勇的反攻幾次，但我軍防守嚴密，日軍總難佔勝利。日軍見反攻無效，就全軍退到瀋陽城裏，想負隅頑抗，等候援軍。奈我軍不分晝夜的攻打，直弄得所有的日軍睡眠吃飯的

時間都沒有，滿面現了困頓萎靡的容顏。這時瀋陽城內的中國人民，因日軍佔了瀋陽之後，暴虐無道，一個都敢怒而不敢言，恨得日本人刻骨，早想大家聯絡起來，把日軍殺個干淨。奈日軍防守嚴密，人民沒有槍械，不得不忍氣吞聲。這次國軍節節把日軍打敗，瀋陽城裏的居民，除掉日本人外，一個個都磨拳擦掌，等到機會一來，同日本人拼個死活。當國軍猛烈攻城的時候，全城的人民都從睡夢中醒了，無論老年或少年，無論男人或女子，誰都拿了菜刀，鐵鎚，斧頭，錘子，看見日本人就剝就刺，直把城裏的日本人殺得屍如山積，血流成渠。守城的日軍，見城內暴動了，要想分人來彈壓，無奈國軍攻打的利害，不免顧此失彼。城內人民，看見有槍的日軍，更是不怕死的肉搏，就是日本兵用槍來射擊，他們仍是前仆後繼的同日軍廝殺。有幾個手無器械的人民，見了日軍或日人，就一擁上前的擒住了，用腳踢的踢，用手摘的摘，有幾個恨日人刺骨的，就用牙齒在日人或日軍的身上亂咬，直咬得日人叫鷄叫鴨，手脚一陣亂動就死去了，然後方肯放手，再去對付其他日軍或日人。有幾個中國的警察，見國軍在

城外攻打，人民在城內屠殺，就聚集了許多的人，一邊攻打日軍，一邊開着城門讓國軍進城。日軍見國軍進城了，就丟槍的丟槍，棄械的棄械，向火車上逃。國軍見日軍趁車逃走，跟踵而追，以致一小部的日軍沒有趕上火車，就徒步逃走。那時國魂守在高山之上，只等日軍敗退，就據險下攻。果然不到九點鐘的光景，見山下路上，三三五五的殘敗日軍，也有有槍的，也有無槍的，很狼狽的逃走。國魂見日軍走近了，就指揮部下，向山下的敗軍攻打。可憐這些日軍，敗無鬥志，不知山上有多少國軍，只顧逃命，不敢還槍，被國魂打死了無數。有的走得快的，就爬山越河的逃生去了。國魂在山上指揮攻打了一回殘殺的日軍，正打得高興的時候，不提防又敗來一連人光景的日軍，見國魂在山上射擊，就舉槍互射。國魂因指揮部下作戰，就不時站了起來，向敵人方面視察。誰知他向敵人望了一下，正預備伏了下來，忽然嗖的一聲，一顆流彈飛到國魂的腿上。國魂覺腿上一刺，知道不好，但在戰爭吃緊的時候，又不能擅離職守，因忍住疼痛了，勉力的指揮。起初的時候，還能勉力支撐；到了後來，腿上漸漸的疼了起來，

立足不住了就向司務長道：

『我已戴花了，你好好指揮弟兄，努力殺敵。你選兩個伙子，一個弟兄，送我到醫院裏去。』

司務長不敢怠慢，就指定了兩個伙子，抬了國魂，由一個士兵保護了，繞着鄉野的小路，護送到新民的病院裏去。——這是國魂告訴之花別後情形的大概，之花聽了，倏而喜了，又倏而愁了，倏而悲了，又倏而笑了。國魂同之花痛定思痛，總不免眼淚流了下來。

國魂到了病院裏後，在毫不希望之中得到愛人的看護，因心境愉快，傷口也容易就痊，沒有到一個星期，已勉強能下牀行走了。

國魂是個深知愛國的青年，自投筆從戎以後，把全副的精神專注在抗日救國上，雖然他幾度遭着危險，他總若無其事的。這回做因戴花的原故，養病在病院裏，他每天的心思，仍用在前方的戰事上，關於他自己的私事，很不注意的。

那一天是他進病院的第三天晚上，因要曉得前方的情形，自己甯可不睡，絮絮叨叨的詢問之花所聽得的軍事消息。之花是不知軍事學的。耳朵聽到的消息，總不免有許多不正確；但國魂却根據了之花所傳述的，可以參得出前方實在的情形。國魂問之花道：

『這幾天前方的消息怎麼樣？瀋陽克復之後，日人可曾反攻？』

之花答道：

『聽說日軍會由摩天嶺那面開來兩三師團的軍隊向瀋陽反攻過幾次，但我軍防守嚴密，據說已經把他打退了。』

國魂問道：

『可曾聽見人說國軍在鄭家屯方面的已進展到什麼地方了？』

之花答道：

『有人說已到了伊通，有人說已到了磐石了。』

國魂又問道：

『可聽說吉林克復了沒有？』

之花答道：

『這不知道，因為電報不通；但東北方面，據莫斯科轉來的確息，我軍的最前線已到了敦化同延吉了。』

國魂又問：

『可知道撫順方面是國軍的防地還是日軍的防地？』

之花說道：

『聽說撫順方面我軍已到那裏三日了。』

國魂聽到這裏，就笑嘻嘻的向之花道：

『吉林一定已經克復了，據你所說，我軍這時至少已進展到鴨綠江的附近，恐怕此地

的戰地病院，至遲一星期內，就要遷到瀋陽城裏去了。」

之花聽了，只道國魂講着頑的，就笑問國魂道：

「你怎麼曉得病院要搬到瀋陽去？」

國魂笑道：

「我自然曉得的；如你不信，且看他日。」

果然沒到一個星期，總司令部軍醫處的命令下來了，叫新民的戰地病院，搬到瀋陽城裏去。

這時國魂就笑問之花道：

「如何！該可相信了麼？」

之花就也笑道：

「佩服！佩服！」

國魂同之花隨着病院遷移到瀋陽，過了一天，國魂的傷口，已完全好了。那天是國軍進佔到

朝鮮國境的日子，瀋陽城裏的民衆，爲慶祝勝利，在飛機場舉行慶祝大會。那會的籌備時間，只有一夜工夫，當然是十分短促的；但民衆在浩劫之後，復見天日，都歡天喜地，終夜不睡的籌備，所以那天會場的粧點，十分華美同莊嚴。那天開會的時間，是上午九時。國魂同之花都是熱心愛國的青年，又是實地參加救國的，焉有不喜歡參加這光嚴燦爛的盛會，來表示慶祝的道理？兩人一早就起來了，換上了整潔的衣服，在八點鐘的光景，就到了飛機場上。那時會場上已被羣衆站滿了，後來的人幾乎沒有立足的地方。國魂同之花到了會場上，就從人叢中擠到主席台畔，聽聆各人沈痛而悲壯的演說。時會場上的國旗，大大小小總不下十萬多面，在野風中飄揚，光明的太陽照着，愈顯得美麗和雄偉。大約一小時的光景，主席的報告完畢了，各人的演說也相繼停止了，時會場上忽然起了一種洪亮的歡呼聲：

『抗日救國勝利！』

『中華民國萬歲！』

呼聲過了，會場上如雷的掌聲又響了起來。於是全會的民衆，整隊到街市去遊行。一時全城的空氣，充滿了新鮮而生動氣象。國魂同之花隨衆人行走了一回，國魂是創痕初愈，恐怕勞動過甚，或會復發，因同之花走近路回院，兩人手牽手的行着，順便觀看劫後的遺跡。每見一座奇偉的建築被槍砲毀壞了，總不免傷感一回。馬路旁邊的商店，雖把門兒開着；但貨物空虛，蕭條滿目！許多玻璃窗子，顯然是經過槍打的，玻璃常常有個洞兒。國魂同之花一邊行走，一邊憑吊，滄桑之感，蝟集心頭；忽然走到省政府的旁邊，見一片殘磚敗瓦，幾處斷垣破壁，二人不覺把腳站住，嘆息良久。偶一回頭，見一家住宅房子，門牆隱約，房屋墟圮，國魂見了，不覺心上一驚，就向之花說道：

『你可知道這宅屋子是那家的？』

之花見國魂問她，就把頭搖了兩下，回國魂道：

『我不知道。』

國魂就道：

『這屋子就是常自迷家的。』

之花見說是常自迷家的，也吃一驚，因同國魂說道：

『唉！好好一宅房子，不想已成亂磚碎瓦了！不知自迷現在可在上海了，他家裏的形勢已這樣了，不知他知道沒有！』

國魂也嘆息道：

『看這個樣子，自迷的父母一定已被難了！不知自迷可會知道？想現在他的浪盪的迷夢該會醒了！』

國魂同之花慨嘆了一回，見左右沒有行人，無法可探詢自迷的消息，就離了這地，走向病院裏去。行未數步，正待轉灣，忽聽一縷呻吟，從對面衙子裏傳來。國魂同之花聽了，只道是戰回的傷兵，因為走不動了，睡在衙子裏的，因走了近去，預備詢問他幾句，或許可以把他送到病

院裏去，給他醫治一下。誰知走近一看，國魂同之花都嚇了一跳。原來那衙子裏呻吟的人，並非陣傷的兵士，却正是自迷。身上穿了一套破壞不堪的西服，西服上許許多多的銀圓大小的洞兒，從洞孔中間，可以看出他身上的遍體瘡疤。臉色黃白而且黑暗，襯上一頭犯人似的頭髮，倘在深夜裏看見了他，不疑他是鬼，定要疑他是怪。渾身上下，瘦得如一束枯柴，如果把他一身的皮肉刮下，怕還秤不上一斤四兩。國魂同之花見了，心上忖道：

『奇怪！自迷怎會弄到這個模樣的！』

想到這裏，正待上前詢問，誰知自迷已把眼睛睜開了，見了國魂同之花，露着驚愕而慚愧的神情，眼淚雙流道：

『你們倆幾時到奉天的？』

之花答道：

『國魂是同義勇軍來的；我是隨救護隊來的。』

自迷見說，很恭敬的說道：

『哦！兩位都是抗日救國功臣！像我這害家蠹國的人兒，本來是死有餘辜啊！』

國魂見自迷這話，雖是不倫不類；但自迷這時心上，確是悔愧交加，才會說出這良心話來。國魂對於自迷過去的行為，本來是反對的，可是看見自迷目下的狼狽，又可憐起來，因向自迷問道：

『自迷！我真不明白，我們別離到現在，通共不通幾個月吧，你怎的一落魄就到這般田地呢？』

自迷見國魂這樣的問他，把頭搖了幾下，深深地嘆口氣道：

『一言難盡！千不怪萬不怪，怪我不聽你的言語！當你那天到我那裏，問我瀋陽的情形時，我如稍有良心的，那時就該回頭了，那知我那時，不但不因你的指點而覺悟，反以爲國亡家破，與自身無關的，變本加厲的流浪起來，遂至弄到目下的結果，所謂自作自

受之，國魂，像我這樣的人兒，不是死有餘辜麼？」

自迷講到這裏，就勉強撐持的坐了起來，很慚愧的向國魂同之花道：

「兩位這樣立着，我心上難過死了！我有許許多多的言語要告訴二位呢，如二位不嫌此地骯髒的，請在此耽擱一會。」

說到這裏，找了一件破衣，拍去了塵灰，向地上一鋪，向國魂之花說道：

「二位請坐一會，給我好把話講完了。」

國魂同之花見自迷辭意殷勤，不忍過於使他失望，就口裏回道：

「不必客氣！」

一邊却向破衣上坐了下來。國魂在身上掏出烟來，給一支給自迷，自己放一支在嘴裏，擦上了洋火，呼了兩口。之花就問自迷道：

「柔雲姊現在到那裏去了？」

自迷見之花問起了柔雲，就咬牙切齒的恨道：

『之花，你別問起她吧！不想她原來是忘恩負義的東西？』

國魂問道：

『她怎樣辜負你的，我們還睡在鼓裏似的，一些也不知道；你可告我一二麼？』

自迷答道：

『我怎麼不可以告訴你呢，我所要告訴你的，也正爲這個事情。不過，這事雖然是她的負我；但仔細想來，也是我自己造成的啊！』

自迷講到這裏，吸了兩口紙烟，繼續地說道：

『你那天到我那邊來，不是問我的父親可會有危險麼？我不是向你說的，倘使我父親死去了，我用起錢來到沒人干涉了？你們走了以後，我依舊是爛吃爛用，只道金錢用完，可以向家中去要的。我那時身邊本還有一千多塊錢，你們是曉得我會用的，這一千多』

元，沒有到一個多月，已被我用得一場精光！我見錢已用完，就打電報到家裏來要款。國魂，你想我何等麻木麼？原來我的家裏，在十八以後，就被日軍炸燬了，父母也死去了，你想，我的電報打來，可會有回電麼？可會有款匯來麼？

國魂說道：

『你父母已去世了，有誰會回電來，匯款來呢！』

自迷道：

『就爲如此啊！我見我父親不匯錢來，還道父親不肯給錢我化，就『老不死』『老不死』的罵個不住，誰知我的父母早已死去了！』

自迷講到這裏，眼淚如潮湧的流了下來。停了一刻，又繼續的說道：

『金錢是人的膽子，我一沒有錢了，就變成呆子！一天到晚，愁眉不展的，只是恨裏聲嘆氣。柔雲起初的時候，到還三天兩天給三兩塊錢零用零用，到了後來，不但零用錢不給

我了，反而下起逐客令來。想起來真是氣人，他說「男人本來是養女人的；男人不能養女人，女人就不是男人的女人了。」他又說「什麼叫舞女？舞女不過比妓女好聽些，其實同妓女一模樣的。你有錢，你就是嫖客；你無錢，你就是路人！」國魂，這是我告訴過你的，他是由我贖生的；我見她如此的待我，我就把贖身的話提了出來。誰知她回我說道：「嘿！好大的口氣！你能替我贖身麼？老實告訴說，我身體是自己的，贖身的話，是明明給你們洋盤喝的迷湯。不要多說，你漂亮的，我給你二十塊錢，送你一路川資，你早些滾蛋，老娘又要找別的主顧去了！」

之花岔道，

「我看柔雲到還怪溫柔的，不想她的心竟如此的險！」

自迷嘆道：

「我起初不也如此看她的麼？她向我說過之後，把二十塊錢放在我前面。我心上要想

不拿！但身上早已一文沒有了。因此，我就把錢收了。一邊却向她說道：「柔雲，你竟這樣的忍心麼？」她却冷笑道：「忍心，誰有你忍心，你因要有錢用，連父母都要咒死的呢！」我見她說了，知道她的心是不會回頭了，就忍淚的走了出來。我到了馬路上面，四顧茫茫，心如刀割；要想回學校去，學校早已停課了；並且我在許多同學那裏，欠了許多款子，回去是無面目的；我委實無法了，因搭車到了天津。」

國魂說道：

「天津你是有親戚的；到了天津，可以找親戚了。」

自迷嘆道：

「我當初也想找親戚去的；無奈找了幾天，一個親戚也沒有找到，據說他們都因戰爭搬去了！天津既找不到親戚，當然立足不住了，就輾轉的回到這裏。我只以為我的家庭，還沒有遇着變化；我的父母，這時還在人間；誰知我到此一看，從前的房屋已變成一

瓦礫了！打聽打聽我的父母，他們也早已被難了！

自迷講到這裏，嚎淘大哭起來。國魂同之花見了，心上大爲不忍，安慰着道：

『你心上不要難過，青年人走錯了路，是常見的事情，只要你曉得回頭，我們總可以幫忙的。』

自迷嘆道：

『承蒙二位的盛情，我十分感激；不過，我已病入膏肓了，看來是不久於人世了！』

國魂問道：

『你身上究竟有的什麼病？』

自迷見問，因把衣服解開，指着身上的瘡疤向國魂說道：

『我就是這個病！』

之花問道：

『是梅毒麼？』

自迷把頭點了兩下，臉上顯露着慚愧的顏色。這時國魂說道：

『我想你的病只要有好醫生醫，是不會不好的。你暫時在此等一會，我同之花到病院裏去一下，同院長商議好了，叫人來抬你去醫治。』

自迷見說，搖着頭道：

『國魂，這可不必了，何必把藥送擲諸無用之地呢！』

國魂說道：

『不錯的，我同之花去去就來。』

國魂同之花就別了自迷去了。

國魂同之花回到病院裏，把自迷的事同院長說明了。院長是仁慈的，就滿口答應，並派了兩個伙子，隨了國魂同之花，去接自迷。

『自迷！自迷！』

國魂到了自迷那裏，見自迷臉兒向裏的躺着，只道自迷睡了，因這樣叫了兩聲；但自迷却一動也不動。兩個伙子見了，就在自迷身上推了兩下，自迷依舊如木頭一樣。這時之花說道：

『看看可有氣了？怕已死了麼？』

伙子見說，就用手在自迷的鼻子旁邊一候，回答說道：

『壞了！壞了！已經死去了！』

國魂同之花見伙子如此說了，就不知不覺地流下淚來！

這時一抹斜陽，照在國魂之花同死去的自迷身上。國魂的褲子上面，之花的衣襟上面，都隱隱的存着戰傷的血跡。但回看睡在地上的死去了的自迷，只有枯瘦的面龐上，明顯地留着兩道淚痕。

（完）

一九三〇，十，十，脫稿於上海。

存亡與血淚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初版

存亡與血淚

定價洋六角

著作者

趙

吟

秋

發行者

國

民

圖

書

館

印刷者

國

民

圖

書

館

有 著 作 權

翻 印 必 究

代 售 處

新民圖書館兄弟公司

上海棋盤街交通路

分 發 行 所

本外埠各大書店

